

兒 童 良 友

可  
敬  
尙  
巴  
納  
神  
父  
小  
傳

欲使公教家庭中，常存基督的精神；  
欲在個人生活內，永存救靈的理想；

訂閱

# —公教白話報—

則可兩美並臻！

預定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一角  
保祿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〇年十二月初版

可敬  
尙巴納神父小傳

保祿印書館印行

周信華神父著

H15  
江北人

保祿印書館印



● 每冊實價一元 ●

全書約十萬言，結構  
緊密，敘述輕鬆，關於失  
業者之心理與痛苦，一般  
有產者之嚴酷，貧民道德  
之偉大，公教博愛之誠摯  
，發揮相當到家：值得一  
讀之公教創作也！

## 引言

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有一個出奇的傳教人，他很愛慕兒童。他給大人們講道理的時候，兒童們也屢次來聽，因為他講的道理雖然高妙，但是他說的話，極其平常，人人能懂。而且他的舉止貌像，是十二分的和藹可親，所以兒童們，好似受了一種無形的吸引，都爭先恐後地追隨他，親近他。可是他的徒弟們，怕兒童們擾亂他，不願意兒童們親近他。有一次，他們竟要阻止兒童們，到他跟前去。他就直言對他們說：『你們不要攔擋這些小兒們，叫他們隨便到我跟前來吧！』兒童們到了他跟前，他就撫愛他們，同他們談話，也隨機應變，給他們講幾句道理，教訓他們恭敬愛慕天主。

小朋友們！以上說的那個人，你們都知道他是誰吧！……就是吾主耶穌。但是吾主耶穌早已升天去了，後世後代的兒童們，如何能享受他的恩愛呢？……為彌補這個遺憾，吾主耶穌就揀選了幾個特別的忠僕，以便把他自己愛慕兒童的心情，通於他們，叫他們接續着自己，在各世各代，以他自己的愛情，愛慕兒童們。

吾主耶穌這一類的忠僕們，世世代代都有，總沒有間斷了。可惜我們在這裏，不能把他們的姓名都舉出來，僅就我們熟識的說，那末，在十二位宗徒以後，如賢人日爾宋，奧利日納，聖

克來孟多，聖盎博羅削，聖額我略，聖奧斯定，聖嘉祿，聖撒肋爵，聖味增爵，聖依納爵，聖沙勿略，聖類日斯，聖伯辣米諾，聖斐理伯迺利，聖若翰辣撒祿，聖若望鮑斯高等；這些聖人們，都是兒童們的良友，他們都以吾主耶穌的恩愛，愛慕了兒童們。

如今我借着這本書，再介紹給你們一位兒童的至友。他一生的心血，都為愛慕兒童們犧牲了，他真可以與上邊說的那些聖人們，後先媲美。他的聖名叶瑪色琳，姓尚巴納，他生在一七八九年，五月二十日，死在一八四〇年，六月六日。那末去年（即一九四〇年）六月六日，正是他去世後百年紀念的慶辰。他現在雖然還沒有列入聖品，可是他的聖德超凡入聖，却是毫無疑惑的。前教宗本篤十五世，已在一九二〇年出了諭旨，宣告他的聖德是超凡的，且盼望他日後必要列入聖品；不過現在只可以稱他是可敬的。

小朋友們：等我把他的言行事工，及他的聖德，給你們講明以後，你們就知道了，他是如何愛慕兒童，他的聖德是如何高大；那末，你們必要從心裏愛慕他，竭力效法他，並求天主，叫他及早列入聖品，為天主的愈大光榮，並為多救人靈。這就是本文作者的目的。

# 可敬尙巴納神父小傳

## 目錄

### 引言

第一章	可敬尙巴納的誕生	一
第二章	可敬尙巴納蒙賜神品聖召	三
第三章	可敬尙巴納入小修道院	七
第四章	可敬尙巴納入大修道院	一〇
第五章	瑪色琳起意立訓蒙會・瑪色琳聖神父	一四
第六章	尙巴納司鐸任辣瓦辣副堂・給兒童講要理	一七
第七章	續論尙巴納神父在辣瓦辣堂口的救靈工作	二一
第八章	尙巴納神父創立聖母小昆仲會	二五
第九章	尙神父繼續收門徒新修會漸具雛形	二九
第十章	聖母小昆仲起首担任教育	三三
第十一章	尙神父求天主打發人來入會・天主允了他的祈求	三七
第十二章	尙神父擴充辣瓦辣修院，歷盡艱辛阻撓	四一

目錄

陸

第十三章	尙神父建築新房・病重垂危，再慶更生	四五
第十四章	聖母小昆仲會隨時發展……	四九
第十五章	聖母小昆仲會繼續發達……	五四
第十六章	尙神父如何陶成修士們修德成聖	五九
第十七章	尙神父如何陶成修士們敬愛聖母	六三
第十八章	尙神父如何陶成修士們善盡教育之職	六七
第十九章	尙神父求政府批准本會——修士方濟各被選爲總會長	七三
第二十章	尙神父病況加重——尙神父去世升天	七七
第二十一章	聖母小昆仲會在尙神父去世後之進展	八三
第二十二章	信友因尙神父之轉求所得的恩惠	八七
第二十三章	尙神父列眞福品案	九二
附錄：聖召問題		九五
卷末語		〇〇



## 第一章 可敬尙巴納的誕生——一七八九及幼年

可敬尙巴納是法國人。他生在羅亞爾省瑪列邑，羅載村。按教區說，羅載村屬里昂主教管轄。——里昂城在法國東南部，位羅尼河及賽內河合流之處——可敬尙巴納生在一七八九年五月廿日，正當法國大革命初起。第二天是耶穌升天瞻禮，這一天，他就在本堂神父手中領了聖洗，並取了瑪色琳若瑟本篤爲聖名。

他的父親，聖名叫若翰保弟斯大，姓尙巴納。母親聖名叫瑪利亞，姓施辣。他們夫婦二人，生有五子五女，瑪色琳行九。父親是農家出身，除種田外，還靠着一座小磨房，賺錢養家。他的家道雖然不是很富足的，但因度日節儉，諸事都可以自給，不必告借他人。可是若論神財，他那一家人，却是很富足的，就是說，他們全守天主十誡公教四規，並善盡己分，堪作好教友的榜樣。瑪利亞施辣，更是特別熱心，天天率領兒女們，公念晚課，公誦玫瑰經，且給他們朗誦本日聖人的言行，爲陶成他們作良好的教友。故此我們可以說，瑪色琳的誕生，是天主賜給他母親的一個賞報。

有一件奇妙的事，可以證明以上的論斷決非虛言。有一天，小瑪色琳正在搖籃中躺着，他的母親忙中偷閒，來看看他；不料走到搖籃近邊，忽見一團火光，自小兒的胸間飛出，飄飄搖

搖地上升，先在小兒的頭部，環繞數遭，後乃布散屋中，漸漸不見了，此情此景，奇妙難言。母親見了，驚喜交加，想這必是天主在這兒身上，有特別旨意的先兆，爲此就更愛慕他，更精心盡那養育的天職，以便承行天主的聖旨。所以瑪色琳一會說話，就教給他呼耶穌聖母二聖名，並天天念早晚課。

瑪色琳幼年的行實，果然與以上的先兆，若合符節。他在孩提時，並不喜歡出外玩耍，但樂意在家中，幫助母親勞作，暇時就同母親一齊念經。有時在街上碰見男女兒童，頑皮過度，言行不合規矩，他就上前直言勸諫，告訴他不要如此糊塗，該學端莊之規。在聖堂中，他那熱心出衆的良表，更能感動人心。故此那些做母親的，常對自己的小兒們說：『你們爲什麼不像小尙巴納，那樣老實熱心呢？』

瑪色琳到了入學的年齡，母親就把他送到本村的鄉校上學。可惜正當亂時，鄉校的教育是很簡單的，除了教誨兒童畧識文字以外，沒有別的長處可取，若論經言要理，就更不足掛齒了。幸虧瑪色琳有一個姑母，在家中，叫他補習經言要理，並爲他講述聖人言行，及有趣味的故事，因而獲益良多。這個姑母，原來是一位修女，因爲大革命時，亂黨執政，胡作非爲，不得已，暫且躲在家中；可是瑪色琳却因此受了好教育。他一生總沒有忘了他姑母的教育之恩。

因爲羅載村，是在一個很偏僻的山麓地方，所以大革命的餘孽，除了使堂口沒有神父管轄

，教友不能望彌撒，領聖事外，教友們並未遭受別的大害，這也是瑪色琳孩提時，不幸中的萬幸。到了公歷一八〇〇年，革命的風波稍息，神父們漸漸潛回本堂，教友們才得重新進堂，恭領聖事。當此時，瑪色琳年已十一，就在這一年的春天，經過熱心預備以後，初次領了聖體。當時他是如何熱心，真是筆舌難言，故他常以此日，爲他一生最有福的日子。每年到了初領聖體的紀念日，他必要作九日敬禮，以謝主恩。

自此以後，瑪色琳每月必要告解領主一次；按當時的光景說，他這樣辦，真算是出類拔萃了。因爲那時候的風俗，最熱心的教友，每年領聖體三四次，就算是不少了，而瑪色琳竟能每月領一次，豈不是超群出衆嗎？若他生在今世，必要天天領聖體，斷然無疑了。當時沒有聖體軍的組織，可是瑪色琳對於聖體的熱愛，實在等於最優的聖體軍人，堪爲聖體軍人的良表。聖體軍人們！你們不該效法他嗎？

## 第二章 可敬尚巴納蒙賜神品聖召——一八〇三

瑪色琳初領聖體後，雖然極其熱心，恆久不懈，可是心中沒有覺着任何另外的感觸，所以仍是照常在家中，幫助父母勞作。至論讀書求學，他既不大嗜好文字，父母又不打算叫他上達，那末，就任他從心所欲，在家勞作，不勉強他孜孜求學。將來別無所望，不過接續父親，在

家中務農罷了。

瑪色琳的父親，原來是一個很節儉，很能幹的人，無論木工，鐵工，或泥瓦工，他都會做。故此家中及田間，所需要的器具，凡能自己做的，都要自造，不向人去告貸，也不用購買。瑪色琳很喜歡乘此機會，在父親手下學徒，幫助他做各樣的物件。尤其對於泥瓦工，他更有興趣。加以身體魁偉，筋力充足，做起工來，雅賽過真正的瓦匠。因此父親很喜歡他。而且爲獎勵他，就給了他一對小羊羔，叫他親自喂養，養大賣錢，利歸己有。過了幾個月，羊羔長大，肥而且美，就把牠們賣了，另買別的小羊，照樣喂養，照樣賣出。仿此而行，過了三四年，他手中竟賺了國幣五六百元之多，心中十分快活。且打算與小哥哥相商，二人夥做生意，將來利益均分，至死不要離別。

那知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當時法國大革命的風波，剛才平息，公教會的神職班，死的死，逃的逃，所遺剩的，大半是年老力衰的人；雖然還能做彌撒，行聖事，勉強服務，可是工作多人少，大有顧此失彼，不暇應酬之慨。況當時的教友們，因爲多年以來，沒有神父管轄，又不能領聖事，所以冷淡的多，熱心的少，必須有年壯力強的神父們，竭力勸導，才能叫他們振作精神，改過自新。

本地主教，見此景況，不免心焦神慮，恨不能一時叫神職班復興起來，以便恢復各堂口

本來的面目，而使教友們煥然一新。爲達到這個目的，主教乃分派多位神父，到四外鄉間，尋找有聖召的青年人，叫他們入修道院，預備聖神父。恰好有一位神父，奉命到瑪列邑，探問該處本堂司鐸，可否助他尋得幾個有志修道的後生。這位神父，見了本堂司鐸，就把來意說明了。司鐸答說：『本堂的教友，信德雖然還算深切，可是目下沒有青年人，願意去修道聖神父……』待了一會兒，又接着說：『羅載村，尙巴納家，有幾個青年人，行端表正，頗似可教，可是沒有聽說，他們當中，誰有意去修道院。但是那也無妨，羅載村離此處不遠，神父親自去訪問訪問，如果他們當中，有人願意去，不是更好嗎？』那位神父聽了這話，很表同情，遂就往羅載村去了。逍遙遙遙，工夫不大，已到尙巴納家中，見面之後，少敘寒暄，就向家長說：『今日我來府上，有件事情相商，盼望先生允諾才好。剛才本堂司鐸對我說，先生膝前，有公子數位，品行嘉尚，可以去修道院聖神父，先生的意見如何？』答應說：『我的小子們，從來沒有露出願意修道的意思，那却不要緊，刻下他們多在家中，神父親自問問他們好了。如果他們當中，有樂意去的，我是決然不會阻止的。』遂就問在場的某兒說：『你樂意去修道嗎？』答應說：『不樂意。』說話之間，瑪色琳同他二哥，剛從磨房回來。二人一進門，父親就向他們說：『現在這位神父，特來問你們，誰樂意去修道，你們自己說吧！』二兒簡直答應說：『我是不願意去的。』至論瑪色琳，他吐吐不出地，說他本來願意去，但是恐怕家裏拿不出這項花費來。

他的母親正在旁邊，察言觀色地靜聽，遂就接過來說：『那却不要緊，我們竭力供給你就是了。何況我有幾個儲蓄金，可以拿來做補助費，你只管放心罷了。』神父看他天真爛漫，性情柔和，大有小子可教的氣概，遂就把他叫到一邊，同他談心論道。過了一會兒，乃對他說：『好孩子！你該當去修道聖神父，這是天主的聖意。』這幾句話如雷貫耳，把瑪色琳的心志，完全改變了。從此以後，對於家中度日，素常的勞作，以及前此一切作生意的經營打算，他都淡然無味了。他一心一意要踐諸實行的，只有聖神父的志向。家中人無論如何阻止，他總是回答說：『我一定能成功，因為這是天主的聖意。』

但他知道，他的學問不足，而且年紀已經到了十五歲，不努力預備，萬難有成。於是同父母商妥之後，就拜他的姐夫爲師，一邊學習拉丁文，一邊攻讀本國文，以求深造。不幸，因他小時耽誤了讀書，未受合宜的陶冶，到了此時，明悟頗顯遲鈍，以致讀了一年，進步無幾。人都說他天資太差，無聖神父的希望。但他本人毫不失望，乃同母親，去朝拜聖類日斯的墳墓，以求助佑。聖人果然不虛他的盼望，使他得了魏理野小修道院院長的允許，准他於當年秋季，入小修道院肄業。

不幸瑪色琳的父親，未能見他入小修道院，因為天主在他入小修院的前一年，收了他的靈魂。時在一八〇四年六月三日。

### 第三章 可敬尙巴納入小修道院——一八〇五

到了一八〇五年十月初，瑪色琳果然進了魏理野小修道院。那時候，論年紀他已到了十七歲，論學問可是幼稚的很。全村的人聽說了，沒有不驚異的，說他是妄想爬高，早晚必半途而廢。只有他自己，堅心倚靠天主，確信天主既然召叫他，也必定助佑他，使他能彀達到目的。

按魏理野小修道院，原是新建創立的，地址偏僻，房屋窄小，一切都在草創，無論教室及宿舍，都是因陋就簡，就是飲食，也是粗茶淡飯，剛彀充飢，幸虧瑪色琳在家中，過了窮苦的日子，所以現在頗能吃苦，毫不抱怨。

然而爲他最困苦的，是見自己在同學的當中，論身量是最高的，論學問可是最低的。他的年紀雖已十七，而學問却比不上十二三歲的小同學們，以致長上，竟有意叫他先入補習班，專讀國文，等到有了相當的進步，再入正科，讀拉丁文。最後，經過他一番熱切的懇求，長上才准了他，暫且試入正科，以觀成績如何。

瑪色琳初入小修道院時，爲了胆小，又因見自己程度過低，處處落後，在舉止上，不免有些拘束，而顯羞慚。小同學們，正在頑皮時代，見此情形，不但不憐惜他，反而落井下石，一味譏誚他，欺服他，甚至在吃飯時，侵奪他的食物。瑪色琳身受這樣無禮的待遇，不但不加仇

恨，稟告師長，反倒面帶喜色，顯示親愛。這樣，天長日久，同學們竟被他的大德感化了；從此以後，沒有不敬重他的。

師長們看他這樣寬宏大量，而且熱心異常，一有閒暇，就到堂中拜聖體，敬聖母，十分看重他，希望他讀書有成，能以達到目的。於是爲獎勵他的善行，就加給他一個榮顯的職任，叫他在寢室內，担任監視的本分。這個職任，爲他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每晚巡視寢室之後，可以在他的監視處，隨意用工；這樣一年之久，他於辣丁文上，頗有進步。可是天主爲試探他，准他在學年之末，考試時落了孫山之外。院長不得已，只好對他說，他的成績不及格，下學期不必再來讀書。這幾句話一觸他的耳鼓，好似尖刀刺骨，不禁使他胆顫心驚。但他毫不灰心敗興，仍是一心盼望天主，必要助他成功。回到家中，同母親相商之後，就又去朝拜聖類日斯的墳墓，切求聖人助佑。聖人果然不虛他的盼望，到了學期開始之時，經過他母親一番懇求，院長就又收了他，准他再試讀一年。這一次，他可不像過去的那一年，那樣遲鈍了。他在一年之內，竟能跳過一班，而讀了二年的書，不但他本人喜出望外，凡是他的師長們，沒有不驚奇的。從此以後，他的聖召，才算是穩定了。

瑪色琳雖然用心讀書，可是他的神修，並未因此而遭忽略。因爲他知道，爲聖神父，學問雖是要緊的，德行更是要緊的。爲此他常常謹守修院中的大小諸規。對於長上，常謙誠聽命，



對於同人，則恭而有禮；故此院中之人，莫不異口同聲地稱讚他，羨慕他。對於熱心神課，他更堪作同人的榜樣！從前他不過每三個主日告領一次，現在呢，每兩個主日，則要告領一次。除此以外，還多次求長上，准他在課餘之暇，多念經文，多拜聖體。真可稱他是一個模範的修道士！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瑪色琳不知不覺地，在小修院將要滿了五年。他的好母親，原來很盼望，親眼見他聖成神父，可是天主願意這位母親，多立犧牲之功，乃於一八一〇年，正月廿日，叫她去世升天了。瑪色琳自此以後，成了孤寡子，不勝悲痛，可是他從此，更加用心求學，竭力修德，以便及早領受神品，滿全他母親的厚望。

在這一年上，瑪色琳遇着了一位新同窗，名叫魏亞內。這位學友，先同一位神父，在本地私自讀辣丁文，待粗通了以後，才來入小修道院。他比瑪色琳年紀大三歲，出身也是農家之子，幼時讀書不多。因他明悟不大，貌像又拙笨，所以在修道院內，也是屢次受同學的欺辱；可是他的謙遜忍耐，也同瑪色琳並駕齊驅。他的克苦熱心，且有勝於瑪色琳者，故此二人相識之後，就結了刎頸交。

還有一位同學名叫高林，是富商之子；自幼受了相當的教育，明悟又很好，故此在此諸同學中，他是常列前茅的。雖然如此，他並不夜郎自大，他的謙遜，愛人，熱心守規，正與瑪色琳

及魏雅內，互相媲美。俗話說：『同明相照，同類相求。』所以他也同他們成了金蘭之友。他們三人，彼此鼓勵，互相磋磨，於道德上，大有進益。瑪色琳前此的時候，不過每兩主日告領一次；自此以後，則每主日告領一次；日間且多次拜聖體，敬聖母，真可說在神修上，大步前行。

他三人同堂共首三年之久，到了一八一三年，暑假時，操行與學業，都有可觀，就一同在小修道院，正式畢了業。

#### 第四章 可敬尙巴納入大修道院——一八一三

到了一八一三年十月，學年開始時，瑪色琳同他那兩個知心的良友，高林及魏雅內，一起入了里昂城的大修道院。

當時法國大革命的風波剛纔止息，拿破崙稱了皇帝，東征西討，有意霸佔全歐；不幸，他在俄國打了敗仗，法國保王黨，乘此機會，想叫王族重新登極，恢復王國。於是黨派歧出，意見紛紛，甚至大修道生們，也未免在言語上彼此紛爭，大有礙於修途。瑪色琳則不然，心志堅恆，意向純正，一入修道院，就一心求學，專務內修，決不同流合污，分心國事；爲此常以活信德的眼，看長上是天主的代表，看院中大小諸規，是天主的明命，時時竭力遵守，不敢違犯。

再說，他看這修道的時候，是最寶貴之時，絲毫不敢空過，於是他給自己定了很仔細的規則：一日之內，或讀神學，或祈禱，或拜聖體，都有一定之規；連散心時，他也要行些善工，如看病人，掃聖堂，裝飾祭台等。爲此對於同窗們，他真是一個良表；可是爲了他的明悟平庸，學問簡略，那些妄自尊大的同學們，不免有些看不起他。瑪色琳見此情形，却很歡喜，因爲他乘此良機，可多練習謙遜之德，正合他的本意。

爲了本區神父缺少之故，里昂城主教，按權宜辦法，只要大修道生，攻讀神學三年，即可聖神父；那末，神職諸品的授予，就都因此而提前了。瑪色琳及高林當此景況，雖然讀神學不過數月之久，就在一八一四年，正月六日（三王來朝瞻禮），領了四個小品，及五品，至於魏雅內，因他程度稍欠，又過了六個月，纔領了五品，時在一八一四年，七月二日，聖母往見瞻禮。這一天就是暑假的起始。

暑假的時候，瑪色琳回到家中，仍是忻勤用工，專務內修，如在修道院時一樣；於德學之進步上，兩不止息。至論他自己所定的各樣規則，仍是嚴緊遵守，不敢違犯。一日之內，除了望彌撒，領聖體，拜聖體，默想，念日課，讀神學外，他還要看顧病人，並給兒童們講要理。主日及瞻禮日，且給大人們講道理。這樣，他雖然還沒有聖神父，却已盡了神父的職分。

兒童們見他爲人和藹，言行聖善，又善於講要理，都對他起敬愛的心情。作父母的，只要

對小兒們說：『修道先生尚巴納，如今在家中，待一會兒他就來。』就可叫他們老實，聽命。多年以後，有一個人對朋友們說：『當時我敬重尚巴納神父的心，十分深切，我一想尚巴納修道先生，若是看見我作這件事，聽見我說這句話，他必要責斥我，就可以叫我趨善避惡，言行中規。』

瑪色琳最喜歡講：神父們到遠方傳教，叫人認識愛慕天主，是如何中樂天主的聖意。一日，講道理時，他手中拿了一個蘋果，對青年人們說：『小朋友們，地球的形狀，好像這個蘋果，我們人在地球上居住，多似無數略能看見的小蟲，在蘋果上臥着。比方若有人，能用器具，把這個蘋果，從這頭穿到那頭，那末，在我們居住的對方，我們就能看見無數的人，在上面居住，如同我們一樣：可是他們是十分可憐的，因為他們不認識天主，他們的生活，無異禽獸的生活，只管肉身，不顧靈魂；而且他們當中，竟有彼此相吃的。幸虧公教會中，有神父修士們，甘心離家棄國，到他們那裏去傳教，教訓他們認識愛慕天主，這真是一個愛天主又愛人的美舉。我切望天主賞賜你們當中，將來有一個人要照這樣到遠方去傳教纔好！』

當時有一個孩童，年方七歲，他聽了瑪色琳的這一番講解，心裏十分感動；從此以後，他格外老實，格外熱心。年歲稍長，他就讀辣丁文，又過了幾年，就聖成神父，日後且聖了主教，到大洋洲傳教；末後竟為主致命，被野人活吃了。

然而瑪色琳在暑假時，更加注意的，是尋求本家人的神益，爲此他不但天天爲他們祈求，並隨機應變，提醒他們熱心敬主，還每晚同他們公念晚課。念完了晚課就爲他們朗誦聖人行實，或別樣有趣味的聖書，隨時加以訓言，鼓勵他們成好教友。且常囑咐他們，要特別敬愛聖母，及護守天神，並爲煉靈祈求。

瑪色琳也爲本家的人，立了勞力克苦的表樣；多次甘心幫助他們，在田地裏工作，或在家裏作灑掃的瑣事。至論飲食，則常同家人一律，總不許家人爲他另外預備任何食物。一次讀了神學好久之後，到野外去散步，以便休息精神；恰巧路過一棵櫻桃樹下，仰見果實累累，鮮艷誘人，不由地舉手摘了一個，放入口中。可是櫻桃剛一入口，他就後悔着說：『怎麼？我竟敢這樣嬌養自己，那還使得麼？』遂就把櫻桃吐出，用腳踏碎了。

到了一八一四年秋季，暑假期滿，瑪色琳就回到大修道院，接着讀神學，又與他那兩個知心的朋友，同堂共首。他們三人，在這一學年內，比從前更加熱心，更加勤學，更加修德前進。師長們察言觀色，就明白了，這三位修道生，心中充滿神火，將來榮主救靈，堪爲神職班的模範，遂於一八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將他們聖了六品。瑪色琳領了六品以後，就又到家中歇夏。暑假時，仍是像去年那樣熱心，那樣勤學，那樣行善功。到了暑假臨完時，就忻然回了大修道院，直接預備聖神父。

## 第五章 瑪色琳起意立訓蒙會，瑪色琳聖神父

一八一五——一八一六

在這讀神學的末年，瑪色琳及高林，並幾位別的熱心修道生，爲鼓勵自己熱心，並爲日後能多榮主救靈起見，就在課餘之暇，彼此集會，交換意見。所談論的，都是傳教救人的各種善法；他們衆謀僉同，都以爲榮主救靈最良之法，是從事教育，訓誨青年人，並到外方傳教，叫人認識天主。

爲叫他們的計畫，容易踐諸實行，並能創業垂統，以期永久，他們且想，最上之法，是立一個修會，而以上面說的那兩樣善功，爲會中的宗旨。而且因爲他們都熱切敬愛聖母，他們就想給這個會起名叫聖母會。他們商議好了，就把他們的志願，稟告了院長。院長知道他們的意向純正，目的高尚，不但不阻止他們，尙且滿心贊成，善言鼓勵，並多次指導他們，給他們出好主意。不過事體重大，須加審慎，不能旦夕之間就告成功，乃先指定一個日期，領着他們到里昂城福維業堂，朝拜聖母，把他們的計劃，托於聖母手中，求聖母助佑他們，把這個計劃踐諸實行。

按當時法國鄉間的人民，剛纔經過大革命的擾亂，多年以來，無神父管轄；他們對於救靈

之事，很是冷淡，而且多有不通達公教要理者，尤其孩童們，對於公教道理，更是愚昧。在這種情形之下，神職班的人數，正感缺乏，其中又多有年老力衰，力不從心者，所以各堂口的神父們，對於訓誨信友們的職責，大有不暇顧及之憾。那末當此之時，爲救人靈，最要緊的，是尋找相當的人，幫助神職班，以公教會要理，訓誨兒童而作根本的救濟。

瑪色琳兩次暑假時，在本村講道勸人，早已感覺了這種需要。故此在大修道院集會時，屢次對同人說：『我們須有訓蒙修士，幫助我們管理學校，而以公教要理，訓誨兒童。』同人們雖然不反對他的意見，可是在他們計劃中，所說的教育問題，是管理修道院，及設立公學，未曾言及創設小學，所以他們不甚注意瑪色琳的建議。

然而瑪色琳早有成竹在胸，所以在同人們集會時，還是不斷地，提議創立訓蒙修會。末後，同人們對他說：『你既然有創立訓蒙修會的心意，那末，你就担負這創立的職任罷了。』在此事上，院長知道瑪色琳的意向純正，目的聖善，又想這件事情，是很有益的，且是可能的，就准許了他，担負這個職責。瑪色琳知道這件事的關係重大，而自己的德才甚是平庸，只靠己力，萬難勝任，所以他一心倚靠天主的助佑，深望事遲早，必有成功之一日。從此以後，他就念茲在茲，晝夜不能忘記他的使命。每日念經與祭時，必把這些事，托於天主的助佑。

瑪色琳爲預備晉升鐸品，並爲及早完成他的使命，除了熱心祈禱，他還竭力修德；尤其聽

命及棄世之德，以下的兩個小故事，可以作證。某日，一位同學向他訴說，願意有人爲自己在長上跟前說項，以便聖了神父以後，能選擇一個隨心如意的位置。他就答應說：『我的志願却不在此，我決然不向長上，作任何的運動，爲得一個隨心的位置。這樣辦法，我必能避免從自己挑選位置上，生出來的各種難處；因爲自行挑選位置，必不能愈合主旨，也就必定免不了各種煩難。若一心承行主旨，聽長上的安排，那末，就能時時向天主說：『我的天主，位置既是你派給我的，我相信你，一定要賞我要緊的聖寵，使我善盡我的本分。』』

又有一日，某同學向他說，領了鐸品以後，願意得到一個離家相近的位置，以便能同父母屢次相見。瑪色琳答應說：依我看來，一位神父，該像莫個基塞德一般，無父母的連累。因爲我們升了神父，不是爲尋求父母的利益，是爲有益於公教會，及他人之靈。你若屢次接見父母親友，必免不了同他們談論家務，而起分心掛慮的雜念；那末，你就要耽誤你本地位的職責。信友們見你如此戀親，必要說長道短，批評你的言行，因而也就不甚敬重你了，於你的神職頗有遺害。故此我想你起的這個意念，是魔鬼的誘惑；如果你願意成一位中樂天主聖意的神父，你就該竭力把他驅除。

瑪色琳爲了極其盡心求德的進步，預備自己晉升鐸品，所以在大修道院最後的一年，顯着過去的很快，不知不覺地，已經到了領神品的日子。事前先經過了神學的考試，結果程度及格



，又作了避靜神工一主日之久，乃於一八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領了七品神權。時瑪色琳年紀二十七歲又兩個月，與瑪色琳同時領鐸品的，有高林及十位別的同学，都是有志創立聖母會，並到外方傳教的。至論魏雅內，他早已與瑪色琳及高林分離了，因為他年紀稍大，經本主教許可以後，已於一千八百十五年，八月十三日，聖了神父。翌日，這十二位同志的新神父，又一起到福維業聖堂拜聖母，許給聖母，他們都要恆守創立聖母會的善志，永矢弗諼；日後必要此將志向，變成事實。數日後，這十二位新司鐸，就都天南雁北，四分八散，各到被派遣的堂口，行使他們的神權去了。

至論瑪色琳他被遣到辣瓦辣村爲副堂。赴職以前，他先到福維業堂，獻已於聖母；用下面的話，向聖母說：『吁童貞聖母，聖寵之母！我以至誠懇的心情，將我托於你的保護之下，並求你轉祈你的聖子耶穌，賜我要緊的聖寵，爲善盡我的神職。我將救人靈魂的善志，完全托於你的助佑，因為我這罪人，是一無所能的，但是你的轉求，是無所不能的，所以我全心倚靠你。如今我將我的身靈，言行，工作，全獻於你，求你垂視降福。啊們。』

## 第六章 尙巴納司鐸任辣瓦辣副堂，

### 給兒童講要理——一八一六

尙巴納神父既受了長上的任命，爲辣瓦辣副堂，就於一八一六年，八月十三日，步行到任

·辣瓦辣是聖沙蒙邑的一個小村，位在皮辣山的山麓，地勢崎嶇，往來很難。這個堂口有信友一千五百人，居住在七零八散之地，於管理上頗覺困難。尚巴納神父臨到之時，一見堂頂上的十字架，就跪在地上，求天主降福他在這堂口，要施展的各種工作。走到了以後，先進堂拜聖體，獻已於天主，然後去見本堂司鐸，正式上任。

尚巴納神父，一到了任，就看本堂司鐸是他的長上，諸事惟他的命令是從；且常求他，從實指點自己的過失，以便及早改除。在信友們跟前，則發顯自己十分敬重他。遇有講論他的長短者，則巧言爲他維護，保全他的名譽。

至論信友們，尚神父深明，要叫他們得神益，必須先叫他們喜歡自己，因此他在言語行爲上，常謙和仁愛，恭而有禮；且能隨方就圓，看事做事，總不固執己見，也不慌張冒失。凡他所做的，都是循規蹈矩，合乎中道；爲了這個緣故，日子不多，信友們就都全心信服他，倚靠他，看他如慈父。

然而尚巴納神父知道，要救人靈，外面的方法，雖然是有用的，可是最要緊的，是專心修德，熱心事主，以得天主的降福，因爲天主若不降福，人力是絲毫無用的。況說以德服人者，才能使人心服，故此他處處立善表，時時感化人，真可說是正己而後正人。他每早自四點鐘起身後，一日之內，或念經默想，或做彌撒，拜聖體，或讀神學，或做愛人的善功，沒有一分一

秒，不是爲愛天主做的。

尙巴納神父，先這樣立定了傳教的基礎，乃着手救靈工作。他的救靈工作，先集中於兒童們，因爲他知道，今日的兒童們，是來日的主人翁，小時受了教育，長大以後，必要成爲熱心教友。所以當時的信友，雖然冷淡，兒童如果受聖教教育，數年之後，成家立業，必要守規盡分，熱心事主；那末，本堂口的信友，就不能不煥然一新。再說，尙神父深明本堂的信友，多年以來，因爲受了大革命的影響，對於救靈事主，很是淡泊。他們雖然還有信德，可是要叫他們改過遷善，不是旦夕之間，能够辦得到的。要達到這個目的，最善之法，是先給兒童們講要理，慢慢地招引他們，使他們內省自疚；這樣天長日久，他們必要回頭改過。他的計劃，果然得當，起初聽道理的，只有兒童們，漸漸大人們也來聽；最後，則他們不但聽道理，且真心回頭，告解領主，改過遷善了。

如今我們先把尙神父訓誨兒童們的成績，述說一二，藉以認明他的救靈神火。起初，尙神父先在每主日聖體降福後，給兒童們講要理，慢慢地到了冬天，兒童們清閒無事，他就差不多天天給他們講。且說爲了他本人在孩提之時，沒有得到合宜的公教教育，而他對於讀公教要理，又感覺了很大的困難，所以撫今思昔對於講授要理，他很明白其難處的所在，並當用什麼善法，克除一切艱難。他以爲講要理，該當有趣味，並使各種解釋，清楚簡單，容易記憶，務必

合於低能兒童的程度才對。此外，又須利用恰當的譬喻，以及有興趣的故事，使所講的道理，如生似活，以致兒童聽了，不能不懂，而且不生厭煩。以上的方法，他都利用了，所以他得的成效，是很昭著的。

再說，他曾設法鼓勵兒童們，對於成績好的兒童，除了稱讚，他還用聖像聖牌等，獎賞他們；爲此兒童們，都拿着聽要理，當一個很有興趣的事，不但總不缺席，還爭先恐後的早來；多次講要理的時間，還沒有到，他們就早早前來等候。一次，有幾個兒童，拿着秋月的明光，當了早晨的曉明，所以天還沒有亮，他們就成群結隊的動了身，到堂裏來聽要理。但是因爲堂門還沒有開，他們就在堂門口等候。尚巴納神父自屋中瞥見了他們，就快來給他們開門，讓他們進去。後來，彌撒上台的時候，見他們跪在一個通風的地方，他就脫了祭披，自祭台處下來，親自照顧他們，叫他們跪在一個背風的地處。彌撒後，便當衆稱讚他們這樣殷勤聽道理，但也囑咐他們，下次不要來得這樣早，怕路上生出意外之事，而使父母掛慮。

當時來聽道理的兒童們，雖然不少，可是還有許多兒童，因年歲過小，無人照料，作父母的，不敢准許他們來聽講。那末，尚神父想了一個法子，叫他們也能够來聽講，就是許給年紀大一點的兒童，誰帶領一個別的小孩，同他們一齊來聽講，就賞誰一張聖像。這個賞一懸出來，年歲較大的兒童們，都爭先恐後的，尋找別的小兒，率領他們一齊來聽講。日子不多，來聽講

的兒童們，竟增加了一倍。總算起來，本堂口的兒童們，差不多一網都打盡了。尙神父見景生情，很是喜歡；更可喜的，是在那些最小的兒童們當中，尋得一個冰清玉潔，天真爛漫的小兒，名叫加俾爾李瓦。他的年歲雖不大，可是他的明悟異常聰穎，秉性格外馴良；尙神父一見了他，就不禁地愛從心生，好似得了默示，日後他必要作自己的徒弟。果然，這小兒年歲稍大，就進了尙神父創立的訓蒙會，日後且接了尙神父的位，成了這個會中的第一任總會長。

## 第七章 續論尙巴納神父在辣瓦辣堂口的救靈工作，

信友們改過自新·尙神父盡心看顧病人

一八一六——一八二四

尙神父給本堂口的兒童，講要理數月之久，兒童們於公教道理的要端，就都粗通了；不但道理粗通，而且他們的行為，也比從前大見改善了。作父母的，親眼見了，都不禁地從心中驚訝，因而他們自己，也要來聽這位神父講道理。故此主日後半天，聖體降福後，隨同兒童們，來聽道理的，一次比一次多。尙神父見大人們也來聽講，他就隨機應變，把道理的論調，稍微更改，合於成人的程度，所以衆人都喜歡聽，都得神益。

成人們既然喜歡來聽，尙神父就乘機在彌撒時，講更深的道理，使他們改過遷善。他所講

的道理，多次是動心的大道理，如人在世上有何終向，救靈魂是如何緊要，天堂的永福，是如何可樂，地獄的永苦，審判的威嚴是如何可怕，我主耶穌爲救人靈，受苦受難而死是如何愛人，等等題目。講道理的時候，他的言語貌像，聲調手勢，沒有一樣不感動人心的，以致多次，聽道理的人，都痛哭流淚，連那些硬心的人，也都定志，改過遷善。定志以後，且要踐諸實行，所以辦告解的人，越來越多；另外是每瞻禮七及大瞻禮的望日，辦告解的人更多。多次尚神父自午後就聽告解，到晚晌還沒有聽完，只好夜以繼日，直到八九點鐘才聽完。到了瞻禮的本日，還有許多人辦告解；他就自早晨聽告解，聽到十一點鐘，才能止住；隨後還要唱大彌撒。尚神父聽告解的熱心，真可說是無可復加了。在此事上，他真不愧同他的密友，魏雅內神父，駢肩論功。當時本地的人，有三種惡習：好跳舞，好喝醉酒，及看不好的書。爲此，除了講道理，行聖事，尚神父最專心的，就是鏟除這三個大毛病。幾時他一聽見說，某日某處，有人要作跳舞，他就事先在堂中宣告，過幾天，他要到那地方去，特別講要理。他這樣一宣告，多次就可以把他們跳舞的觀念打消了；因爲信友們，對於尚神父，頗有敬畏的心，不敢明明違背他的勸告。

一次，尚神父半天之久，在堂中聽告解。到了傍晚的時候，剛從堂裏出來，有人告訴們說，這一晚晌在好幾個地方，多人要作跳舞。他一聽說此事，也不顧先吃晚飯，立刻就到那幾個

地方，決意阻止他們跳舞。到了頭一處，果然遇見了，許多青年男女，正在歡天喜地的跳舞，談笑唱歌很是熱鬧。尙神父先在門口聽了一會兒，遂就猛然把門一推，走進門來，一句話也不說，不過瞪着眼睛怒視他們。那些青年們一見了他，好似當頭挨了一棒，立刻就止住了；且有多人急忙從窗戶跳出，抱頭鼠竄，不知往何處去是好。那些來不及逃走的，就急忙藏在桌子底下，或門後邊，設法不叫尙神父看見才好。本處的家主，是一個老婦，她見事不好，就急忙走到尙神父跟前，認錯求寬，並說這是頭一次，她准許人在家中作這樣的事；日後再也不敢准許了。尙神父答應說：『頭一次你就叫我逮住了，往後再不要這樣辦了。』

這一處的跳舞既然打消了，他就又到別處去，照樣阻止別的人，做這有害靈魂的劣事。趕到各處的跳舞都散了會，時已夜深，回來的時候，天色混黑，道途艱險，一不經心，就能生出意外的事；只得暗中摸索，緩步運行。到家後，時已過了半夜，因他不肯第二天缺了做彌撒，乃空心就寢。

辣瓦辣村的第二個大毛病，是喝醉酒。爲鏟除這個惡習，尙神父除了在堂中講合宜的道理，感動人心外，還親自到喝醉酒的家裏去，良言苦勸，反復叮嚀，直至他們改了他們的惡習，他纔甘休。這樣日子不多，大半的喝醉酒者，就都改過遷善了；以致前此，主顧盈門的酒館，到現在，竟呈現寂寥的景況了。酒保們見了這種光景，固然是不能喜歡，可是本地的惡習，又

除去了一個，實在是好教友們額手相慶的。

還有一種惡習，是看不好的書。爲鏟這種惡習，尚神父也費了不少的心力，他先探詢誰家有惡劣的書；詢知之後，就親身到那一家去查問。查出來了，他就把書帶走，而以好書償還。他這樣做，教友們在物質上，不受損失，而在靈魂一方面，却得大益；故此這個毛病，爲日不久就拔除了。

可是比較論之，叫尚神父最費心力，最費工夫的事，第一當推看顧病人。他一聽說，某處有病人，不等有人來請，他就自動去看他，安慰他，並給他行聖事。而且不論天氣好歹，就便天氣最惡的時候，也要去看病人，真可說：『風雨無阻』。某年冬天，有人告訴他，某處有一個婦人病篤，死在旦夕。這一天，大雪霏霏，颶風怒吼，颼颼地把雪颳的聯翩飛灑，密如走蓬，以致相離五尺之遠，不能辨別人物；因而誰也不敢出門，街上無一行人。尚神父則不顧危險，一聽說那個病婦要死，立刻就去給他辦告解，行終傅。雖然來回須走十六里路，他也不在心上。天主降福他的救人神火，助他安然到了病人家裏。病人領了告解及終傅聖事，工夫不大就嚥了氣。尚神父心中甚喜；不停地感謝天主，救了這個婦人的靈魂，也保護了自己，路上沒有遇着意外的危險。

以上述說的這幾件事，不過是尚神父救靈工作的大略，若要一一述說，不是這小小的篇幅



所能勝任的，從尙神父偶然說出來的幾句話裏，可以使我們稍稍明白，他在辣瓦辣作副堂八年之久，對於救靈工作，是如何盡心竭力。一日，他同一位密友，往某處去，路過皮辣山，二人且行且談，談笑之間，尙神父忽然止步向四方觀望着說：『我在這山上，來回跑了不知有多少次；我想如果把我所出的汗，滙聚在一處，流到這山谷裏，必定可在裏面洗洗澡。然而我受了這些苦，不是白白地，因為我知道一定，本堂口沒有一個病人，未領聖事而死的，想到這裏，爲我真是一個極大的安慰。』

## 第八章 尙巴納神父創立聖母小昆仲會——一八一七

尙神父在辣瓦辣的救靈工作，雖然忙迫，可是他在大修道院時，要創立訓蒙會的志向，始終沒有忘懷，不但沒有忘記，而且更加堅固了，因為就是在看顧病人的時候，他才感覺他的志向，是極其恰當的，該及早踐諾實行，這也是天主的上智，早已安排好了的，看完下面的故事，就可以知道了。

當時，某村中有一兒童病重臨危，尙神父聽說之後，就去給他行聖事。在行聖事之前，尙神父先要考察他事公教緊要的道理，他都明白否。可惜！考了他幾句道理，他一句也不能回答，連有一掌管天地萬物的主子，他都不知道。尙神父見了這種光景，很是驚異；他心中自忖說

：『這個小兒已經十二歲，他病的十分厲害，不久就要去見天主，如何能救靈魂？』於是他就坐在這小兒的床前，兩點鐘之久，給他講公教會最緊要的道理，預備他領聖事，使他發信望愛三德，及恨罪愛主的心情；然後就給他行告解及終傅聖事。尚神父給他行完了聖事，就去別處，看顧一個別的病人。可巧，這個小兒，領了聖事以後，工夫不大就去世了。尚神父聽說了，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歡的是自己預備了這個小兒去見天主，救了他的靈魂；怕懼的是不但這一個小兒不認識天主，幾幾乎不能救靈魂，且恐有許多別的兒童，都冒着一樣的危險，他們如何能救靈魂呢？尚神父作此一想，遂就拿定了主意，及早創立訓蒙會，使會友們以公教道理，教訓兒童，助他們救靈升天。

尚神父雖然拿定了主意，要創立訓蒙會，可是他還不免有些疑惑。按他的救靈神火及倚靠天主的心情說，他固然願意，及早把他的志向踐諸實行。但是按他的謙遜說，他又怕自己受了魔鬼的哄騙，妄想做自己做不來的事情。所以他屢次對天主說：『我的天主！我是個空虛淨無，一無所能，何敢成就這樣的大事？如果這個意思不是從你來的，如果我的意志為你的光榮，及他人的靈魂，沒有什麼好處，求你使這個念頭，遠遠離開我纔好！』雖然如此，尚神父的心裏，仍是常常聽見有一個聲音，用古時天主向日德雍說的話對他說：『你只管前進，我要幫助你。』天主既然屢次鼓勵他，他就一點也不疑惑了，決定要把他的意志，及早踐諸實行，不再

遲延。

可巧，在尙神父來到辣瓦辣的起初，他就理會了一個青年人，名叫葛郎榮，爲人很是熱心。他曾多次爲病人來請神父；尙神父早已就有意思，叫這個青年人，做他的第一個徒弟。可是沒有把這個意思露出來，不過屢次乘機會，勸他勉力熱心，輕看世俗而已。這個時候，尙神父乃爽然不諱地，把自己的心志，向他說明了，且叫他明白，自己要創立的訓蒙會，將來爲公教會有多大的好處；最後則問他，願意做這個會的基礎否。這個青年人，因爲數月以來，屢受尙神父的教訓，心地很是純樸，乃答應尙神父說：『自從我在神父指導之下，日沐洪恩，我的心中感激莫名，甘願獻我身心，以成就神父的善志。神父如果看我有相當的資格，爲教育兒童，我自然極其慶幸，並願盡我一生之力，善盡這個職分。』尙神父聽了這青年人的話，心中極其忻慰，就對他說：『你只管勉力承行天主的聖意，天主一定要降福你，並給你打發同伴的來。』

尙神父說的果然不差，還沒有過一個主日，天主就給葛郎榮打發來了一個同伴的，名叫若翰奧德辣。奧德辣原是一個熱心的兒童；一次他看慎思錄，動了心，立志要進會做修士，爲要當救靈魂。他雖然把他的志向，稟告了父母，父母却不在意；可是他棄俗修道之志，越來越堅固。於是有一天，他瞞着父母，到聖華沙地方，見聖辣撒祿訓蒙會的院長修士，求他幫助自己，進他們的修會。院長修士對他說：『你的志向雖然很好，可是你年紀太小，現在會中不能收你

·你要好好的保存你的志向，並求你的本神父指引你，過幾年後，一定能收你。』奧德辣爲了當時不能立刻進會，本來不大歡喜，可是他很聽命。回家以後，就把他的志向，及他求進會的計策，在辦告解的時候，一一都向尚神父訴說了。尚神父看他的心意很純正，志向很堅固，心中甚喜，想他必是天主打發來的，第二塊基石，爲立他的新修會。爲此尚神父極其稱讚他的志向，囑咐他要好好地保存着；並勸他熱切祈禱，爲認明天主的聖意。說話之間，尚神父好像聽見心中有一個聲音對他說：『我預備了這個兒童，現在給你打發來，爲叫你用他，做你的新修會之基礎。』尚神父聽了這幾句話，心中極其感激，遂就勸奧德辣，來與葛郎榮同堂共首，做他的伴侶；這樣尚神父可以親自給他二人教書，相幫進會。

奧德辣得了這個消息，喜出望外，不勝感激，遂就回家稟告父母。得了父母的允許，就與葛郎榮成了同窗弟兄。過了幾時，尚神父乃把自己的意志，及他要創立的新會，一一向奧德辣講明，並問他願意入這新會否？奧德辣答應說：『自從我幸爲神父的徒弟，在神父的指導之下，我向天主所求的，只有一個恩典，就是時時聽神父的命，總不隨從我的私意；故此神父可以隨意調動我，只要我能做修士，我就心滿意足了。』

尚神父見他這兩個徒弟，都有很聖善的心情，極其感謝主恩，就東跑西奔，要給他們找一所合宜的房屋，做他們的棲身之處。日子不多，就在臨近本堂神父所住的地方，找到了一所出

售的舊房屋，價銀國幣一千六百元，尙神父因為當時兩手空空，無錢置買，就向友人如數告貸了；又因這所房屋，處處需要修理，尙神父就親手作泥瓦工，把牠修好，以省花費。房屋修理好了，尙神父又親身充當木匠，為自己的徒弟，自造兩架木床，及一張桌。至論別的日用不可少的物件，尙神父都七拼八湊地，為他們預備妥當，隨後就領了自己的兩個徒弟，入內居住。他所創立的新修會，就以此處為「搖籃」，而在貧窮困苦中產生了。時在一八一七年正月二日。

## 第九章 尙神父繼續收門徒新修會漸具雛形——一八一七

尙神父的兩個徒弟，既然有了住處，他就叫他們起首度修士的生活，並將他們的時日，分作三份，即祈禱，勞作及讀書。他們的熱心神課，在起初的時候，是很簡單的。早晨起身後，只有念早課及望彌撒；日間則看幾張神修書，如熱心引金針等；此外還有念玫瑰經，及朝拜聖體；晚上臨睡時，乃以念晚課，做每日的結束。他們的勞作，就是做鞋釘，而以所賺之錢，作度日的開銷。

尙神父照顧他們，一如自己的親子。公餘之暇，常來望着他們，鼓勵他們，且有時與他們一齊勞作，至論讀書一節，尙神父則教授他們，小學所包括的各科。談話之間，且隨時給他們講些道理，叫他們充滿愛天主，及救人靈魂的神火。天長日久，尙神父漸漸將自己創立修會的

意志及目的，一一向他們仔細說明。他二人聽了尚神父教訓，好似肥田受了雨潤，於不知不覺之間，就長成了各樣德行的美果，頗合尚神父心意。數月之後，到了春天，天主就又給他們打發來了一個窗友，名叫顧都理。這個同窗的學問雖然不大，可是熱心非凡，頗有作修士的資格。

當初奧德辣的父母，准許奧德辣來與葛郎榮同居之時，他們並不知道尚神父有何心意，也不知道奧德辣自己，究竟有什麼目的。光陰荏苒，倏忽已到春天。奧德辣的父母，因為要用他在家裏勞作，就來信叫他及早回家。奧德辣在回信中，把自己棄俗修道的志向，向父母稟明以後，就求父母准他隨從自己的聖召，不要勉強他回家。父母接信後，不欲准許，就打發了他的哥哥，來領他回家，不可再事遲延。奧德辣看自己的聖召貴如至寶，如今他的哥哥來，要領他回家，他那肯甘心服從？就哭着求尚神父，千萬爲他料理一切，使他能保存聖召，繼續修道才好。尚神父乃勸他不必害怕，好言安慰了他一番，就爽然向他的哥哥說：『你的弟弟在這裏棄家修道，很是有福，與其領他回家去，同你在田間勞作，不如你自己先回去，求父母准你也來本院，與你的弟弟一同修道更好。我說的話是實在的，不是玩戲。你仔細想一想，人在世上，最要緊的救己靈魂；如果你肯來院，與你的小弟一同修道，我管保你一定能救靈魂。救了靈魂，才能升天堂享永福；若救不了靈魂，雖然富有天下，貴爲帝王，爲你有什麼好處呢？』尚神父因爲有天主聖寵格外的幫助，說了這三言兩語，就感動了他的心。果然他自己先回了家，懇

求父母准他，也同他的弟弟一齊修道。說也奇怪，他的父母就准了他；這樣尚神父不但沒有失了奧德辣，且又多添了一個徒弟；天主聖寵的能力，真是奇妙！奧德辣的哥哥，名叫老楞佐，後來成了一位大德不凡的修士，尚神父十分器重他。

老楞佐修士進會以後，不多幾日，又來了一位求進會的青年人，名叫巴達爾，年十六歲；後來改名叫巴爾多祿茂，也成了一位大德的修士。尚神父雖然已經有了四個徒弟，可是他總也沒有忘了，那個冰清玉潔的小嘉俾厄爾李瓦（見第六章）。到了這個時節，李瓦已經初次領了聖體，頗有可教的資格。尚神父因為願意叫他及早受教育之恩，就同他的父母磋商，叫他先來與修士們同堂共首，演習度修士們的生活，當做試驗。因為他的年歲過小，還不能直接接收他入會；等他試驗好了，再作最後的規定。他的父母滿心贊成尚神父的好意，所以李瓦就這樣進了修道院。尚神父因為十分愛慕他，就親自教他讀書，過了幾時，李瓦感覺着這種生活，為他是合式的，甘願做會中的修士，尚神父這才正式收他進會，給他起名叫方濟各。他的母親格外喜歡他做修士，屢次對尚神父說：『我的小兒是聖母的，因為我已經把他獻於了聖母，神父可隨意叫他做什麼。』李瓦年紀雖小，他的聽命之德却是不小。他的明悟既然未曾全開，不能審斷他的聖召，他就一心聽長上的命，看長上的指導，是天主的聖意，為此天主降福他，叫他成了一個大德不凡的修士，日後有列入聖品的希望。

尚神父見自己的門徒，漸漸增加，就給他們定了一個合宜的度日規則；並把以前的熱心，神課，增加了一些，即早課後，添上默想二刻鐘，並早晚當念聖母日課。此外又叫他們以投票法，在他們弟兄當中，選一人做院長，當他們的領袖；因為尚神父自己工夫不足，不能常與他們共同度日，他們大家投票的結果，當選的是葛郎榮。從此以後，他就是院長，院中一切，他當負責。他入了會的名字叫若望瑪利；衆修士們都聽他的命，如聽尚神父的命一樣。尚神父也在此時，給他們製了一套會衣，他便與世俗人有分別。這套會衣，也是很簡單的，就是頭帶圓形帽，身穿藍色衫，上面附以同色的肩衣。下半身則穿黑色粗布褲。人一見了，便知道這是新訓蒙會的修士。尚神父叫他們穿藍色衫，是為叫他們紀念，聖母是他們的主母，因為聖母當初穿的衣服是藍色的。言外是說，他們該效法聖母的德行。再說為叫他念念不忘地效法聖母，尚神父又給他們起了聖母的名字，就是稱他們「聖母小昆仲。」

這些初興的修士，遵守會規十分殷勤。院長更以身作則，處處立善表，所以他們都是爭前恐後地嚴守諸規，不敢苟且。又都是心同意合，彼此相愛，大有公教初興時，新教友們的氣概，尚神父見了，十分忻慰。他在公餘之暇，常來望看他們，鼓勵他們，教訓他們。他們度日，雖然貧窮，喝粗茶，吃淡飯，他們卻能甘貧樂道，不以爲苦。他們所苦的，是沒有醒鐘，早晨不能按規起身，以做熱心神課。尚神父因為經濟困難，也無法給他們購買一支，只好在他們



的房簷之下，掛上一架笨鐘，用長繩通到自己的屋中。每早到了五點，尙神父就用力拉繩鳴鐘。修士們聞聲而起，從此能够按規矩做熱心神課，心中頗覺快活。天主看他們熱心事主，切救人靈，就逐漸給他們打發別的伴侶來。故此聖母小昆仲會，創立後不過二年，而會中的修士，已經有八九位。天主的降福，真可說是顯然易見的。

## 第十章 聖母小昆仲起首担任教育。尙神父來與他們同居，教訓他們如何教學，如何講要理。連立四座學校。一八一九——一八二一

辣瓦辣村，當時沒有學校，尙神父恨不能他的徒弟，立刻能教學才好。可是他們的才學，還不能勝任。於是他就找了一位教員，在修士們的本院內，開了一座小學校。這位教員，前此入過聖若翰辣撒祿的訓蒙會。他對於教學的方法，很是精通，特善於運用複式教學法。尙神父請了他來，很是喜歡，因為他正想叫他的修士們，也採用這種教學法，且為叫修士們容易學這個教授法起見，就叫那位請來的教員，為正教員，叫他的修士們為副教員。此外，在不上課的時候，修士們且同他研究各科教授法，並在各科的學問上，力求深造。數月之後，修士們對於學問上，及教授法上，雙方都大有進步。可是尙神父不叫他們立刻正式教學，而願意他們先

在村中偏僻之處試辦；所以就叫他們二人成一組，到尙神父指定的地處去，開設露天學校，早晨去，晚晌回來。這樣試辦數月之久，成績頗有可觀，村人極其感激。可巧請來的教員，爲了行爲不軌，被尙神父辭去；修士們乃乘機接了他的任。修士若望瑪利爲正教員，兼爲校長。他手下有兩位修士爲副教員，時在一八一九年。若望瑪利寬猛相濟，於管理上頗稱得法，學生們都敬重他。至論兒童們在學問上的進步，也是很迅速的。不但四本要理，他們都能背出，就是通常的書信，及日用的賬目，他們也都能寫，也都能算。作父母的，見了這般光景，不禁地對於修士們，起了一番敬愛的心情，口碑載道，稱讚不已。

且說修士們都拿着被遣到村莊左近，去開露天學校，而給兒童們講要理，當一個很大的福氣。老楞佐修士特在此事上，爲同人們立了很好的善表。請聞其詳如下：離辣瓦辣七八里地的山溝裏，有一個地處叫白撒。這個地處的人，因爲道路崎嶇，往來不便，很不容易按規矩每主日進堂望彌撒，聽道理。加以本處又沒有學校，所以村內的人，無論老少，對於聖教要理，都缺少相當的知識。老楞佐修士，得了尙神父的准許，就每瞻禮五，自辣瓦辣出發，背着自己的，吃食跋山過嶺，到白撒去，開露天學校。他先向本處某家，借了一間小屋，作他棲身之處。他這一去，就一主日之久，在那裏教學講道理；趕到下瞻禮五，糧食告罄，才回到辣瓦辣，再取一主日的吃食，再去講要理，教學。他每日所吃的東西，就是自己背去的乾糧，所喝的就

是非泉的水。他雖然勞心勞力，辛苦備嘗，他卻十二分的心滿意足，因為他心中充滿了愛天主，及救人靈的神火，竟能以苦爲樂，甘願盡此義務。至論他所得的成績，則不但兒童們都來聽講，漸漸把聖教要理都學會了，就是成人們，也都喜歡來；尤其是主日這一天，他們都爭先恐後地，來聽道理。因此之故，日子不多，這一處的教友，對於聖教要理，就都能粗通了。尙神父見了，心中快慰，莫可名言。

尙神父見他的修士們，在教學及講要理上，都得了很好的成效，就更相信，他所創立的修會，是合乎天主聖意的。那末，自此以後，他更盡心竭力，擴充這個修會。然而尙神父爲了同本堂司鐸，住在一處，不能與修士們同堂共首，隨意照顧他們，心中感覺一種莫可名言的苦。他就拿定主意，要與修士們，共同度日，晝夜不離。遂將此意稟告本堂司鐸，求他批准。本堂司鐸，雖不說不准，可是多方勸阻，不欲他去同修士們同居共處。他說修士們，都是鄉間出身，拙笨愚魯，而又赤貧如洗；那末，將來飲食起居，皆不能使尙神父滿意。

本堂司鐸所說的各節，尙神父早已看到了，但他是一個克苦的人，不怕與修士們同甘共苦。他又深明，他既是本會的首領，他就該給修士們立善表，處處與他們度一樣的生活。再說他自心中愛慕修士們，那末爲表示他的愛情，他也要去與他們同居。然而最大的理由，是要好陶成修士們，非與他們同居共處，萬難達到目的。因為陶成人，不是一時一處之事，必須時

時處處，加以指導，才能成功。因此之故，凡本堂司鐸阻止他的話，他都置之不理；得了他的准許，他就於一八一九年，某日晚間，無人看見時，自行搬運家具，去與修士們同居，且對他們說，自此以後，至死不與他們離別。

修士們見尚神父這樣屈尊就卑，來與他們同居，自然滿心歡迎，竭力款待，可是一則他們的衣食住，都是貧窮的，萬難按照神父的身分，供給他的需要；二則他們都是鄉間出身，心粗意魯，於禮貌上，多有缺失，必不免時時處處，與尚神父以克苦的機會。然而尚神父，知道他們心有餘而力不足，並不以此見怪；即如三年之久，尚神父的寢室，竟無一人替他洒掃，而他對於此事，始終未出一句怨言。進一步說，尚神父不但不用修士們伺候，反倒時常幫助他們勞作，如種菜蔬，做釘子等，都是他習慣做的。除此以外，尚神父還教他們課讀，給他們講解各科教授法，並教訓他們，如何善盡監護兒童之職責，以使兒童遠避身魂之害。尚神父的大德，從上面的各事看來，已可窺見一斑。

話說辣瓦辣的學校，越來越興盛，兒童於德學的進步上，日益彰顯，因而聖母小昆仲的名，漸漸傳到四方；鄰近的堂口也都打算請他們去教學。最先邀請他們的，是尚神父本村瑪爾列本堂的司鐸。尚神父就如其所請，給他打發了兩位修士，即修士露益及一位同窗。露益不是別人，就是前邊所說的奧德辣。這兩位修士，年紀都不大，故此他們一到了瑪列，本堂司鐸，及

他的副堂，就私下批評說：『這兩位修士，論熱心這一面，固然富富有餘，可是論學問及經驗，恐怕他們差得很遠。他們簡直是兩個大孩童，以大孩童，教育小孩童，怎能教育得好？故此他們能否管理我們的學校，能否教授小學各科，實在是一個問題，恐怕我們不久就得辭謝他們。』

過了數日，二位修士，開了學校，兩位司鐸見他們規律嚴肅，管理得法；教學又有興趣，小學各科，講授起來，無不清楚易懂，以致兒童們，莫不忻勤用功，喜歡上學。又見兒童們回家時，嚴守默靜，魚貫而行，秩序井然；在堂中則跪立端莊，不敢懈怠；對長者則恭而有禮，馴良可愛；他們不由地就後悔了，前幾天他們的批評，過於冒失，眼中太無人了。從此以後，兩位司鐸，大大改變了以前的態度，他們滿心信任修士們，逢人就要稱讚，以致鄰近的官長們，多有向尚神父聘請修士，去教學的。於是在一八二〇年，冬初的時節，三叟灣地方的區長，聘請了兩位修士，去開學。到了一八二一年，銀鎮地方的區長，聘請了三位修士。尚神父前後都應允了，於是把目前所有的修士，都用在學校裏，而修院中，則一位富餘的修士也沒有了。

## 第十一章 尚神父求天主打發人來入會

### 天主允了他的祈求。一八二二

聖母小昆仲會，自創立以來，前後已經開了四座學校；尚神父見他的修士們，在教學及講

要理上，成效頗有可觀，各處的神長們，都滿口稱讚，心中很是忻喜。但是所有的修士們，都已如數派出，再有聘請修士者，將如何應聘呢？故尚神父對於修士的缺乏，不免有些憂愁。可是他並不因此而敗興失望；反而大發倚靠之心，切求天主助佑。爲更容易得他所求之恩，他就靠聖母的轉求，屢次作九日敬禮，向聖母說：『吁天主聖母，這個小會是你立的；你是我們的母親，我們的長上，我們的主保；如果你不照管我們，我們必要喪亡無疑，卽如燈裏無油，如何能發光呢？所以求你憐恤垂顧，給我們打發入會的人來，叫我們的小會得以生存，而能興旺才好。』

聖母果然不虛尚神父的倚靠，就在一八二二年春天，給他打發來了一個求進會的青年人。不過這個青年人，只是聖母用的一個工具，爲引別人來入會；他自己入會之事，卻沒有成功。原來這個青年人從前入過聖辣撒祿的訓蒙會，六年之久；後來出了會。尚神父一聞知了這個光景，就對他說：『你卽然不能恆心在聖辣撒祿會裏，也必不能恆心在我們的小會裏，故此我不能收你。但因今日天色已晚，你可在這裏過宿，明天你就該當回家。』

這個青年人，因爲切欲進會，就在吃完晚飯後，向尚神父述說，他本村內，有許多人入了聖辣撒祿的會。如果尚神父收他進會，他必能引許多相識的人，來求入會。但是尚神父，看這青年人的貌相沒有作修士的資格，就又對他說：『我看你不宜於入我們的小會，所以我不能收你，你

趕緊回家，幫助父母操作罷了。」青年人回答道：「如果我給神父領來六七個進會的人，神父還不收我嗎？」尚神父答說：「你先回家去，等你領了來再說罷。」青年人又說：「那末求神父給我寫一張憑據，好叫別人信服我。別人信服我，我才能找着求進會的人。」尚神父爲了要快快打發他走，就爲他寫了幾句無關緊要的話。他得到這張憑據，就轉身走了。

那料想！剛才過了一個主日，那個青年人，就領着八位朋友，真真到了辣瓦辣。這八個青年人，都一心願意入會。尚神父一見了他們，就心裏自忖說，他們必是聖母給我打發來的人吧！然而尚神父，因爲不認識他們，同他們少叙了幾句寒暄，就對他們說：「現在我不能收留你們，不過你們可以在這裏暫住兩天，我要求天主光照，等我仔細考慮以後，再作道理。」

其實尚神父，本來很喜歡這些青年人，願意收他們；但因不認識他們，所以不敢當時就收。尚神父怕他們來求入會，惟一的原由，是受了領他們來的那個青年人的鉤引。他們既然是成羣結隊而來的，恐怕如果有一個人要走，大家也要成羣結隊而走。再說，他們的人數，按現在的住處及經濟上說，實在是過多。本院素日的進款，將够院中的開銷，今而忽然增加九個人，怎能擔負這樣的重任呢？一方面尚神父深信這些青年人，一定是天主給他打發來的，爲叫他的小會，漸漸發達。那末，他就同幾位年長的修士們，商討辦法。商量結果，意見相同，都說該當收下他們。不過在收他們以前，先要叫他們受些試探以便認明他們來求入會的目的，果然是純

正的，是超性的否。

這樣計畫好了，尚神父就對那些青年人們說：『因為我們彼此不相識，我不一定能收你們入會；但你們可以在本院試試幾天的工夫。過了幾天，如果兩方面看着都合式，然後再定去就。誰不願意這樣辦，可以及早回家。』這些青年人們，因為都真心願意入會，所以都願意照辦。尚神父爲試探他們，就從早到晚，整天的工夫，叫他們在田地裏勞作。勞作的時候，且不許說話；無論是誰，犯了一點小過錯，立刻就罰他，做公補贖。至論飲食，他們吃的只有乾饅頭，喝的只有涼水。夜間睡覺之處，只有敞房；而且沒有床褥，只睡在乾草上。他們受這樣的試探，並不抱怨，且都喜歡；因為他們聽尚神父，給他們講論聖母，極有趣味，大受了感動；甚願入聖母的修會，作聖母的肖子。

尚神父見他們這樣恆心，心中很是感激，有意將他們都收下。然而他還願意，把那幾個最小的，再試探一下。於是某日，把他們聚在一齊，對他們說：『你們既然都願意入我們的小會。我也願意都收下你們；但是你們當中，有幾個人年紀過小，不能斷定自己有聖召否。所以我想暫且，先把他們僱給本地的富家，叫他們給人家放牲扣。如果人家喜歡他們，說他們好，而他們自己又仍舊願意入會，那末到了秋天諸聖瞻禮，我再收他們進會。』尚神父這樣說着，就問那年紀最小的說：『你想這個辦法怎樣？你樂意嗎？』他答應說：『神父既然要這樣辦，我也沒有什麼



不樂意的；不過有一節，到了規定的日期，神父一定收我，才不虛我的希望。」尚神父聽了他答應的話，心中十分感激，遂就向他們說：『好吧！我現在就把你們都收了，你們放心吧！』

以上說的那個年紀最小的，他不是別人，就是修士若翰保弟斯大。他後來成了本會的棟樑；除了三十二年之久，當會中的總輔相，還著作了許多聖書。這些聖書，實是本會的至寶。同修士若翰保弟斯大一齊來的那七個人，也都成了很好的修士。惟有領他們來的那青年人，因他行為欠善，後來被尚神父革除了。尚神父一收了那八個青年人入會，就打發一位可靠的修士，到他們的本村去，探聽他們的底細；並叫他們家裏的人，竭力供給膳費。這樣他把聖母小昆仲會的創立，及牠的目的，於無形中，就傳出去了。那八個入會的，也往家中寫信，述說他們在會中，諸事順遂，很是喜歡。因此那村中的青年人，來求入會的，越來越多；未過半年，竟來了二十多個人，真是聖母顯然的助佑。

## 第十二章 尚神父擴充辣瓦辣修院，歷盡艱辛阻撓，理

### 雍代理主教維護聖母·小昆仲會。

一八二二——一八二四

來求入會的人，既然一天比一天多，辣瓦辣修院自然顯着越來越小，這是一定之理，尚神

父雖然把本院的倉房及雜物處，都改成了寢室，可是還覺着地方窄小，不夠住的。不得已，只好再造新房；然而尚神父兩袖清風，無錢建造。左思右想，惟有一個辦法，就是本院的人，自己下手，親身動工，這樣能夠儉省工費。至論磚瓦木料，還可以東債西借，勉強支持；計畫好了，遂就動工。尚神父以身作則，自爲工頭：從早到晚，手中拿着瓦刀，壘磚砌石，儼然是個瓦匠頭。並且東指西畫，簡直不亞於工程師。

尚神父的朋友司鐸某，一次來拜見，看他滿面汗珠，渾身泥土，乃對他說：『朋友！你這樣勞作，不是太過了嗎？以我看來，這種工作，不但不合於神職班的身分，且於你的身體，不無害處；往後不可這樣勞苦。』尚神父答應說：『這種工作，爲神職班，也不能說是卑賤的。至論對於身體，我也沒覺着有什麼害處。況說我這樣做，實在是出於不得已；我們沒有房住，而又無錢僱人建造，只好自己動工，那末誰能說我們不對呢？神父對於我這樣關懷，我很感激；但我請神父不必掛慮，我盼望天主相幫，必要叫我們安然成功我們的建築。』

尚神父雖然這樣勞作，但他總沒有耽誤了他的熱心神課，及他的神職。白天沒有工夫念日課，他就晚晌念，一有人來請他行聖事，他立刻就扔下瓦刀，去盡他的神職。且他自己不耽誤神課，也不容修士們耽誤，爲此做工的時候，他叫修士們嚴守默靜。每日數次，且叫一位修士，朗誦聖書，而叫大衆，傾耳敬聽。休息之時，及主日罷工，他便乘機給初學修士們講道理，

陶成他們熱心事主，竭力修德。他講的道理雖是簡短，可是他蓬蓬勃勃的神火，不禁地就要在聽講者的心裏，點着同樣的愛火。故此當年的初學修士，賴天主助佑，並不因爲勞作，而有碍熱心。反倒較前此的初學者，更顯熱心，以致尙神父自己也很羨慕他們。

除了陶成修士們熱心，尙神父還乘主日罷工之時，教授他們小學當授的各科學問，以便初學完了，出外教書，能以應用。

話說因爲修士們，都很努力勞作，未過兩三月，他們的工程，就大致告竣了。可是門窗地板等，也都是自造，所以又過了幾個主日，房屋才算完全告成。尙神父乃令修士們，遷居新房。數月前，磨肩接踵的不便，從比才算免除。至論當時教學的修士們，各處的神長，見他們對於各科的教授，及學校的管理，甚爲得法，而在講授要理上，又格外熱心，成效昭著，多有來函讚揚者；且有聘請修士開新學校者。爲此在一八二二及一八二三兩年間，尙神父又開了三座學校，即三福里布里及瓦諾克三校。他心中頗覺快慰。

可是俗話說：『德修謗興，道高毀來。』自從尙神父立會的起初，就有許多人，竭力反對，說長道短，信口雌黃。甚至於說他爲驕傲所迷惑，不度德，不量力，竟要妄想爬高，做他根本不能做的事情。他既沒有才能，又無底款，怎能冒冒失失，創立一個修會呢？他不過是好高務遠，要買一個會祖的美名罷了。可是他立的會，萬也不能穩固，早晚必要渙散。至論他招來的

那些青年人，將來必要半途而廢；既不能教書，又不能種地，文不文，武不武，變成流氓罷了；如何能稱得起修士呢？

最可惜的，是這些閒言，多出自神職班的口中；因一傳十，十傳百，竟到了某大司鐸的耳朵裏。這位大司鐸，有副主教的銜；他自己也立了一個訓蒙會。爲此他不願意尚神父再立一個會，他就乘此機會，把尚神父叫了去，強迫他把聖母小昆仲會，與他自己立的會，合而爲一，屬他管轄。尚神父不便與他爭論，巧言答復了數句，就唯唯而退。後來見了正任的副主教，顧爾朋大司鐸，便把受人攻擊，及某大司鐸，強他合併二會之事，一一訴明，求副主教從實指導，告以如何辦法。副主教熟讀尚神父，乃譔然向他說：『你創立的訓蒙會，爲聖教會是很有益的；別人說長道短，你且不必顧及。至論同別的會合併一事，你也不可應允；你只管繼續前進，使你的會逐漸完成罷了。天主必要助佑你。』

尚神父聽了副主教的這番好言，心中頗覺安慰，乃更一心恃主，努力前進。尚神父且知道，天主是用十字架救了普世，所以凡是願意幫助天主救贖人靈的，也該嘗着十字架的苦；這是不足奇怪的。作此一想，他那忍苦耐勞的心，就更振奮了。

當時理雍教區，自費煦主教離任以來，數年之久，沒有接任的主教，諸事待理，需人孔極。教皇乃簡任德班總主教，暫爲理雍教區的代理主教。尚神父一聽說了，就擬妥一張報告單，將

他立會的目的，經過及現況，一一詳細說明；切求總主教核准，並賜以指導。趕到主教到任後，乃托大修院院長，賈代德大司鐸，替他呈上。賈大司鐸與尚神父相識已久，有師徒的關係，乃忻然將此報告單，上呈總主教；並爲尚神父竭力說項，聲稱尚神父立會的目的，極其純正，他的修士們，於聖教會實在大有神益，頗堪褒獎云云。總主教乃令賈大司鐸，傳尚神父來主教府相見。尚神父一來，先求總主教降福，後乃與總主教相談良久，頗蒙青視。末後，總主教對尚神父說：『我甘心降福你，及你的衆位修士；並盼望你的小會，不但在理雍本教區要興盛，且要充滿法國全國的教區。我並准你，叫修士們穿會衣，也叫他們發聖愿，因爲惟有發聖愿，才能使他們恆心保守聖召。再說，你們的房屋，既然過於窄小，就該當建造一座別的；我且要竭力在經濟上幫助你。』尚神父立修會所遇的第一次風波，從此乃得止息。他得了這樣的大安慰，乃到福維業名堂，深謝聖母的大恩，並許給聖母，從此以後，更要竭力完成聖母的修會，雖死不辭。

## 第十三章 尚神父建築新房，病重垂危，再慶更生。一

### 八二四——八二五

聖母小昆仲會的修士，既然一天比一天多，辣瓦辣的房屋，雖說是擴充了，還是過於窄小

，不敷居住，必須遷居更大的房屋。且說，尚神父在聖沙蒙左近往來之時，多次理會了一個小山谷，名叫愛密達日。這個山谷，在東西兩面，有蒼翠的層巒，對面相峙，好似天然的牆壁。抬頭四望，自上而下，蔥蔥綠綠，盡是花卉果木，令人觀賞不倦。往下一看，則見一塊茵蔯的小平原，幽雅可愛，中貫一條小銀河，涓涓而流，四面分施牠那潤澤的恩惠。走到小平原的近邊，只有花香鳥語之樂，鮮見獸蹄人跡，真是大自然鍾秀的地處，不易多得。

尚神父早就有意，置買這塊小平原，在那裏蓋一座新房，作初學院；可是未曾遇着良機，不能見於實行。現在他既然得了總主教的鼓勵，就深信履行己志的時候到了；於是聽從天主的默牖，本着活信德及倚靠天主的堅心，就拿定了主意，及早買妥山谷當中的那塊地皮，並蓋起一座新樓房，可住一百五十人。可是統盤算起，連買地並蓋房，須用國幣六萬元。當時尚神父囊空羞澀，不名一錢，那能拿出這樣的鉅款呢？那末他就一面倚靠天主，一面盡着人力向朋友們告貸了這筆鉅款。地基既已買妥，遂就鳩工庀材，起首建築。時在一八二四年春季

當時的人，見他如此辦法，都說他愚而自用，執迷不悟，不是驕傲，就是瘋狂；甚至號稱他的朋友者，也是這樣說。但是尚神父信德活潑，志向堅恆，不怕別人說長道短，仍就一心侍主，接續建造。且爲簡省花費起見，令閭院的修士們，都要各盡己力，搬磚弄瓦，充當小工。衆修士們，一心一德，都竭力工作；有的挑水，有的和泥，連那身體虛弱者，也不肯袖手旁

觀，甘願貢獻一勝之力，爲成功這一座重要的樓房。因此之故，四五個月的工夫，各種的粗活，就都做完了。可是房屋還不宜於居住，於是數月之久，尙神父又率領木匠油匠等，在屋內繼續工作。光陰荏苒，到了一八二五年，夏初的時候，一切的工程，方才告竣。修士們急於遷居，也不等着行那落成之禮，就把度日的用具，趕快搬進去了。末後，到了當年的聖母升天瞻禮，他們把小堂裝飾好了，乃由聖沙蒙本堂司鐸，代表總主教，祝聖了小堂及樓房的全部。落成的慶典，也就在這一天，同時舉行了。

當此時節，尙神父心中，感覺十分快慰，因爲他想本會母院的建築，現在既然告竣，會務的進行，在物質的方面上，可說已有把握；本會的垂統，從此可以穩定，他的使命因而可以完成。

尙神父蓋房的時候，有一件令人驚訝之事，就是無論修士或工人，從來沒有一人受過重傷；更無一人喪了性命。他們雖然多次遇着了大險，可是賴聖母的保佑，都安然逃脫了。一次，一個瓦匠，自極高之處，失足落下，眼看就要摔個腦漿迸裂；那料想！落下來的時候，他抓住了一個樹枝，竟沒有落地，而在空中懸掛着。別人見了，急忙來救，他竟能死裏逃生，又活了一命；連他自己也驚訝不止。以理而論，那個樹枝，又細又脆，決然掛不住一個人，而聖母發顯奇跡，竟救了他。又一次，一位青年修士，在三層樓上，給瓦匠們挑灰；可巧，他所經過的

踏板，忽然從中折斷，嘩喇一聲，担子和人，就都跌下去了；看光景必是九死一生。豈知跌下去的時候，他一手抓住了腳手架子，就在那裏懸掛着，危險至極。旁邊的人，願意打救，可是都遲遲疑疑，不敢伸手動他，怕一動他，他反倒跌下去了。末後，有一個勇而有力的人，猛然上前一撲，把他的手腕緊緊抓住，這才慢慢拉上他來。他一點傷也沒有受，不過是驚喜交加，不知如何是好；乃滿心感謝聖母再造之恩終身不忘。

當這蓋房的時候，尚神父的事務雖然煩雜，他却沒有忘了，使各學校隨時進步；不但求各校內容的進步，且設法增添新學校。為此在一八二四年上，又開了兩座學校，一在沙爾柳，一在沙瓦禁。數月以後，到了一八二五年，又在查比立了一座學校。這時候，統共算起本會所創辦的學校，前後已有十座。尚神父爲專心照管修士，及學校起見，奉總主教批准，就辭謝了辣瓦辣副堂之任。過了不多時，到當年秋季之末，神父乃到各處去巡查，一爲指導修士們，善盡教育之職，而使學校興盛，一爲鼓勵他們，循規蹈矩，而在修途上前進不息。

然而當時的交通，遠不如現在這樣方便，又加上神父居心克苦，一切路程都是步行；雖然道路崎嶇，天氣惡劣，仍是有進無退，不辭辛苦。爲了這個緣故，他的健康，大大的受了損傷。更可惜的，是替他理家的那位司鐸，因爲他希望作修士們的長上，就趁着尚神父出外之時，吹毛求疵地，在修士們跟前貶斥他，說他治理的不善；意在使修士們與尚神父間疏，而認他爲他



們的長上。尚神父在外，聽說此事，心中十分難過，然而他吞聲飲泣，一味忍耐，從未說出一句怨言。可是他的健康，因此受了惡劣的影響，以致回院以後，臥病不起，幾幾乎喪了性命。

當此景況，修士們不免有些灰心敗興，怕尚神父一死，本會無人維持，必要勢崩瓦解，因而多有起意還俗的。而且那些債主們，一聽說尚神父病重垂危，也都爭先恐後地前來討債。幸虧修士達尼老老成諳練，辦事靈敏，又因能言會道，善於辭令，竟將一切欠款，求恩人們如數代償，分文不缺。而且尚神父的病體，經他日夜調護，服侍湯藥之後，漸漸轉入佳境，變危爲安，過了不多日子，就又恢復了原狀。修士們見此佳景，莫不喜出望外，得慶更生；誰也不再想捨棄自己的聖召而還俗了，本會的大難，從此雲消霧散，自告平息。尚神父倚靠天主的心，因而更爲大增，會務的進行，也因此更加迅速。

## 第十四章

聖母小昆仲會隨時發展，修士們發聖愿，改

良教授法，國亂時天主格外保佑。一八二五

—一八三〇—

尚神父病重時，本會雖遭大難，會務的進行，却沒有因此而止步；因爲這個大難是一時的，不能有長久的影響。俗話說：『雨過天晴』，這句話正可用在聖母小昆仲會的進展上。

尚神父的健康復原以後，未過半年，就又立了三座學校：一名聖保祿，一名卯爾曩，一名

諸威脅。時在一八二六年秋季。至論初學之來求入會者，不但沒有間斷，尚且越來越多，大有日增月盛之概，尚神父頗感欣慰。

然而修士所以爲修士，不在乎遠離世俗，更在乎發三愿，終身棄絕世俗。可是他的修士們，到這個時節，還沒有實行發愿之舉，不過在進會時，當着大衆，在小堂內，許愿要忠信於自己的聖召而已，不能稱他們是正式的修士。故此他願意叫他們及早照常規發三愿。於是，他先把他的心意稟告總主教，求主教批准奉行，主教聞言，不但甘心批准，尚且極力贊成，勸他及早踐諸實行。他就在這一年，避靜的末日，照聖教公律，令修士們發了三愿。同時他把修士們的服裝，也乘機補足了。起初他們的服裝是藍色的，且與世俗人所著者，無大分別，前邊已經提及。到了一八二四年，曾改爲黑長衣及肩衣各一件，三角式的黑色帽子一頂，及白領巾一方。自這次發愿之日起，則又添上了聖索一條，及黃銅苦像一尊。這個服裝迄今仍未改變。

到了一八二七年秋季，尚神父又在三福連及瓦伯納兩地，各立了一座學校。瓦伯納的學校，起初是小學，後來改成中學，爲鑛務大學的附屬中學，人才輩出，遐邇馳名。但是尚神父，不是只顧增添學校的數目，在教授的方法上，他也十分注意改良。前此之時，對於教授國語的拼音，大家都以雙音教授輔音字母，於小學生的進步上，頗有阻碍。尚神父有見於此，乃把雙

音改成單音；於是小學生在讀法上的進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勢。自此以後，聖母小昆仲會的修士，常照這個方法教授，直到如今，還是一樣。

聖母小昆仲會正在蒸蒸日上的時候，不幸遭遇了一八三〇年的革命，會務的進步，未免稍受打擊。然而賴聖母格外保佑，及尚神父倚恃天主的堅心，修士們都沒有受害。這時候，尚神父給衆修士們寫信說：『你們不要掛慮，不要慌張，更不要怕懼。因為諸事都有天主默中的掌管，都能爲天主的光榮，及善人的進修，有大益處。若沒有天主的准許，惡人們絕不能加害於你們的本身，也不能加害於你們的學校。你們要記着聖經上，吾主耶穌說的這幾句話：「你們頭上的頭髮，都是有數的，若沒有你們在天大父的准許，一根也掉不了。」你們也不要忘了，聖母是我們的保護；她對於我們的仇人，好似擺開陣式的軍旅，仇人一見了她，就嚇的不戰而退。」

有幾位修士，請問尚神父，當此景況，爲預防不測，而躲避患難起見，暫且脫去會衣，不好麼？神父答應說：『最好的方法，爲預防不測，是什麼也不必怕，同外人及學生往來時，言語要謹慎，總不談及國政，只專心契合天主，勉力修德盡分，並善訓兒童；總而言之，就是全心倚靠天主。至論你們的會衣，牠不但爲你們毫無危險，且是一個保障。你們要穿的那世俗衣服，對於保護你們，絲毫無用；你們可以看牠，等於蜘蛛網罷了。』

且說尚神父，不但不准修士們脫去會衣，且在當年的聖母升天瞻禮，給幾個初學者，舉行了穿會衣的典禮。總主教讀了尚神父稟告此事的來函，驚訝地說：『尚巴納神父，真是個出奇的人！當這亂世的時候，別的修會都很怕懼，把初學的暫且遣回家中；其修士們，則四分八散，到處躲藏。他呢！他反倒一無所懼，照常招收初學的，顯然舉行穿會衣的典禮；且叫他的修士們，都照常作避靜神工如平安時候一樣，真叫人驚訝不止。』

尚神父這樣倚恃天主，天主並不虛他所望，格外保護了他的小會，有下面的兩件事可以作証。

尚神父正在預備給初學者，舉行穿會衣典禮之時，愛密達日四週的村莊，都有許多流氓，在街上結隊示威，唱革命歌，及凌辱聖教會的歌曲，騷擾各處的良民，使他們驚懼不安。他們屢次商議着，要上愛密達日的修院去，打倒鐘樓上的十字架，並毀壞房屋中的聖像等，有公教氣像的物件。一個主日的午後，好幾個人，急忙跑來報信，說那些流氓們，這就要來到，該快躲藏等語。院中某神父對尚神父說：『我想更好叫這些修士們，暫且躲開，以免不測；如果你願意，我可以領他們到鄰近的樹林中去，你的意見如何？』尚神父答應說：『爲什麼領修士們出去？他們在這裏有什麼可怕的呢？我以爲更好，我們大家都到堂裏去，照常唱日課，把我們托於天主的保護罷了。沒有天主的准許，誰也不能害我們。』說話之間，就令修士們都進堂

唱日課；他們都遵命而行，平平安安地去唱。說也奇怪，他們把日課完全唱罷，而那些流氓們，並未照面。從此以後，流氓要來擾亂的消息，也就於無形中隨風飄散，不成問題了。

流氓前來擾亂的危險，雖然逃過去了，但是外邊的人，還不免有造謠言者，說愛密達日修院中，藏有許多兵器，修士們每在夜間，操練兵法。且有某侯爵，親作他們的軍長，不久就要率領他們，助桀爲虐，推翻政府云云。這個謠言一傳出去，官家就打發憲兵，前來調查真假。尙神父便領着他們，到本院各處，仔細巡查。等到各處查完，一無所得，憲官乃對尙神父說：『神父不要見怪，我們這次來貴院，是奉上司遣派而來的。現在我們的差事，既已完成，外邊的謠言，是真是假，從此水落石出，不駁而倒；那末，爲貴院的名譽，不但絲毫無害，反而有大益處。等我往上報告了以後，貴院必能安然度日，一無所懼云云。』果然，第二天的報紙，特爲愛密達日被查之事，披了一欄；並用大字標出其結果。從此以後，一切謠言，盡歸子虛；聖母的小昆仲，始終沒有受害。從以上的二事看來，天主的特恩，格外保佑本會，的確是無疑的了。

## 第十五章 聖母小昆仲會繼續發達·尚神父又將房屋擴

充·刊印會規·聖母司鐸會爲羅馬宗座正式  
准定·一八三一——一八三七

一八三〇年的國亂，雖然叫本會受了一點擾亂，但是沒有阻止他的進行。大亂剛才過去，就在聖安德肋嶺，又立了一座學校，時在一八三一年。自此以後，每年必創立一兩座學校，且有時創立三四座，因其名目煩雜，今且從略。且說當時，學校雖然林立，愛密達日的修士却不見少，反倒越來越多，明証天主格外降福本會。每年舉行穿會衣的典禮時，常有十來位初學者穿會衣。自一八三五年以後，每年穿會衣者，且有二三十位之多；初學修士且熱心異常，極合於修士的體統。所以然者，是不但初學神師陶成的好，也是因爲當時的修士，大半在會已有多年，德行，學問，與經驗都有相當的程度。他們在舉止上，發表於外的，盡是嘉言善行。對於長上則孝敬；對於昆仲則友愛；對於自己的聖召，則十分珍重，積極忠誠。總而言之，他們都修德盡分，熱心守規。初學的及青年修士，耳聞目染，天長日久，沒有不受感化而竭力效法他們的。尚神父見了，說不來心中是如何快慰。

至論各學校的進行，也是日盛一日，大有可觀。修士們對於教授法，越來越精；學生們的

進步，也越來越快；尤其對於經言要理，本會各校的學生，更能出人頭地。各堂口的神長們，因而有口皆碑，稱贊不已。再說，當此時節，每年有數位修士，考得師範畢業文憑，更使神長們格外欽佩。

本會的修士們，既然日增月盛，到了暑假及避靜的時候，愛宓達日的房屋，不敷招待各校來的修士，大有人稠地窄之虞。那末，尙神父不得已，將十餘年前建蓋的樓房，又加以擴充，添蓋廂房；同時把小堂也增大了。乃於一八三六年，行避靜神工後，舉行了祝聖之禮。這一次建築的工作，其一部份，仍是歸修士們，自行担任；而尙神父雖然事務紛雜，工夫短少，也如上次蓋房時一樣，每日數點鐘之久，親與瓦匠們駢肩工作，不辭勞苦。可是他覺着這一次工作，比上一次工作費力的多，所以蓋完了房，嘆惜地說：『大約這是我末一次從事建築，因為我想我離着死期不遠了。』

新房蓋完，住處充足，那末，對於會務的進行，在物質的方面上，數年之久，可以不必顧慮了。然而在精神上，還有一事，為本會是極有關係的，尙神父切願及早把牠成就，就是將本會會規付諸梨棗，印成藍本，叫修士們便於遵守。實因本會自創立以來，二十年之久，修士們所遵從的會規，只有抄錄的草本，沒有刊印成書的。推求其故，是因為尙神父看事明通，行權謹慎，不肯冒然將會規忽忽固定，願意等着經過多年之試驗，及仔細的檢討，然後再從事決定。

；這樣必無不切實用的遺憾。那末，此時既然打算刊印，乃把會中德學兼優的老修士們招集一堂，先用六個月之久，日與他們檢討會規各條的利弊。討論好了，又托有名望的老成諳達者，審查了一番；衆意僉同，這才敢交於手民，從事刊印，時在一八三七年。

會規印就之後，尚神父不勝忻慰，因為會規固定了，修士們必更恆心遵守。且凡修德成聖之法，陶成初學者之程式，指導青年修士之步驟，以及教學與管理學校之規則，既然都包括在會規內，則修士們對於本地位的各樣本分，都可一目了然，知所遵從。而今而後，本會在物質上及精神上，雙方既都有了充分的準備及組織，則會務的進行，自可蒸蒸日上，尚神父就便從此瞑目，也可毫無遺憾了。

在會規刊印以前，另有一件事，叫尚神父極端忻慰的，此處不能不稍事提及，就是羅馬聖座，在一八三六年，正式准定了聖母司鐸會，爲正式的修會。試述其原委如下：尚神父在大修道院時，曾與幾位同窗的起意要創立一個神職班的修會，以聖母爲名，以教育事業及外方傳教事業爲工作，而以榮主教靈及宣揚聖母爲目的；前邊已經提及。可是這些窗友們，在領了鐸品以後，都天南雁北，四分八散地，各到被委任之處，盡他們的神職去了。他們相離既遠，又不得隨意相見，天長日久，就漸漸地都把這個善意置諸腦後了。惟有高林司鐸及尚神父，始終沒有忘懷。但因他二人，不在同一教區，相離又遠，數年以來，未得相逢，對於立會的事，不易



積極地進行；只是各盡己力，號召同人，加入將成之會，以便及早達到目的罷了。

高林司鐸在百來教區，召集了數位司鐸；尚神父則在理雍教區，召集了數位司鐸，而以愛密達日爲中心點。他二人切願及早，叫所召集的司鐸們，彼此相見，合爲一體，作本會的核心。然而因教區不一之故，過了好幾年，也未能相見；只得以書信彼此鼓勵，互相勸慰就是了。到了一八三〇年，國亂稍停時，他們各自得了本區主教的准許，這才在百來教區聚在一齊，公行避靜神工。行完了避靜神工，衆司鐸乃選舉了高林司鐸爲他們的長上。然而這不過是一個精神上的聯合，使本會粗具修會的雛形，還稱不起是正式的修會。所以他們仍須各歸本區，照常在本主教權下，盡他們的神職。等到日後，他們的會得到羅馬宗座的批准，方能由本會的長上，另派職務。那末，爲使他們起首度修會的生活，他們就規定了，百來教區的會友，在高林司鐸直接指導之下，爲一支會；理雍教區的會友，在尚神父代權指導之下，爲一支會。這樣，兩個支會，地點雖然不同，心神却是一致；立會的組織，算是邁了一大步。兩教區的主教，經他們稟明之後，看這個辦法，於本區的教務上，並無阻碍，也都甘心批准了。

自此以後，高林司鐸就把本會的組織，目的，及會規等，漸漸批定，預備着上呈宗座鑒核。兩支會的司鐸們，則有在小修道院教書者，有出外講道者，也有幫助本堂司鐸，管理教友者，他們都在等候着，羅馬宗座的批准。這樣過了二年多，到一八三三年九月，高林司鐸才親至羅

馬覲見教皇俄我略十六世，求教皇批准他的修會。教皇極端褒獎，多言贊許，但須得了修會部的同意，才能准定。那末按修會部紅衣主教的意見，現時只可給他的會備案，許可總會長有治理的權柄；等到後來，才能正式准定。又過了一年多，到一八三五年，教皇要在大洋洲西部開教，選定了聖母會的司鐸爲這個地方的傳教士，這才乘機准定他們的修會；乃於一八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出了正式准定的詔書。

尚神父及聖母會的衆司鐸，得了這個新聞，莫不歡忻踴躍，額手相慶。他們就在當年九月，齊集於百來，公行避靜神工，並照聖教公律，重新選總會長。當選的仍是高林司鐸。他們爲數共十九人，就在高林司鐸手中，發了三愿。尚神父發了三愿以後，說不上來他是如何喜歡。多年以來，爲成立這個會，他東跑西顛，不知道受了多少辛苦。他所切望的，就是正式發聖愿，把自己全全獻於天主，以成全燔之祭。如今他一生的宿願，既然滿全了，他更加倍地修德成聖，全守會中大小諸規，以便在會中善生福終。

教皇既然派了聖母會的司鐸，到大洋洲去開教，高林司鐸就選定了四位神父，尚神父同時也選定了三位修士，爲到那裏去傳教。他們連同教皇親自選的一位新聖的主教，爲數共八人，乃於一八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自法國北方的海口放了洋。在那四位神父當中，有真福沙乃爾，後來在一八四一年上，爲天主致了命。現在聖母司鐸會，在大洋洲，共有主教二十位，

神父七百多位；教友的數目，則有五十多萬。至論聖母小昆仲會，統共算起，在大洋洲各處，共有修士五百五十多位，學校五十多座，學生一萬數千多。這都是高林司鐸，及尚神父立會的效果。

## 第十六章 尚神父如何陶成修士們修德成聖

論到修德成聖，尚神父自從立會以來，二十餘年之久，總沒有斷了，用各樣方法，在這緊要的事上，陶成他的修士們。就是在蓋房屋之時，也沒有忘了乘休息的工夫，給他的徒弟們講道理。會中某位大德不凡的老修士說，若把尚神父所講的道理都記錄出來，就是汗牛充棟，也記錄不清。這裏因為限於篇幅，只好擇那最要緊的，略述一兩句，稍稍窺探他的心情罷了。

尚神父對於陶成修士們，所最關心的，頭一樣是叫他們深深惱恨罪過，並用心躲避。他屢次對修士們說：『見人犯罪得罪天主，喪失靈魂，是我受不得的。這兩件事，常常叫我心疼如裂，因為犯罪是凌辱天主，背叛天主，相反天主的美善，傷天主的心，毀壞天主的事工，減少天主的光榮，叫吾主耶穌受苦，且叫他白白受苦，重新受苦。犯罪也是叫人失落各樣超性的神恩，及一切的功勞，並叫人遭各樣的患難，受永遠的譴罰。所以人犯罪，不是作別的，就是作一件瘋狂的事。從前厄撒烏為貪吃一盤扁豇，甘心捨棄了長子的分位，誰不說他是糊塗呢？尚

若有人爲貪吃一點蜂蜜，甘心願意終身坐監，或投身在火窖中；或者有人爲得做一件快心的事，甘心捨棄他的財產，終身給人當奴隸，他豈不是瘋狂嗎？那末無論是誰，若爲享一時的快樂，爲隨從可恥的偏情，甘心犯罪，離開天主，捨棄靈魂；不願意升天堂享永福，反倒投入永苦的地獄，他與我們說的那個人，比較起來，豈只千萬倍更瘋狂？聖經上說：「犯罪的人都是癡傻」，說的真是不錯。古時外教人伯辣束說，如彼德神把奴隸們的腦子，取出去了一半。我們可以說，罪人們所犯的罪，把他們的腦子，完全取出去了。」

當時的修士們，因爲受了這樣的好教訓，所以他們都恨罪至極，不但躲避大罪，還盡心躲避小罪。他們的座右銘，就是時時謹避小罪，爲的是不犯大罪。

然而惱恨罪，雖說是修德成聖的根基，可是這不過是修德的反面，是消極的。那末，尚神父更願意叫修士們，都有積極的德行，就是切愛吾主耶穌。所以把恨罪的心情，奠定了以後，他最注意的，就是叫修士們，熟識耶穌，默想他的言行聖德，及各樣奧蹟，爲的是叫他們，以切愛耶穌，爲他們思言行爲的終向。他曾屢次對修士們說：『你們不要忘了，耶穌是我們的萬有；我們得了耶穌，就是一切都得着了；失了耶穌，就是一切全失落了。愛耶穌是天主兒女的標記；升天堂與下地獄的人，彼此有的分別，就在愛耶穌與不愛耶穌。我們的聖德大小，全在愛耶穌如何。』一次他教訓一位修士說：『我知道你全心愛耶穌，但你知道什麼是全心愛

耶穌麼？全心愛耶穌，就是把自己的心，完全獻於耶穌，一點也不給魔鬼及世俗留下；就是天主以外，不許世人世物，侵佔我們的愛情；就是無論做什麼事，都以愛耶穌，為我們的終向。凡我們對於父母，親友，所有的愛情，都該歸於愛慕耶穌。從前聖撒肋爵說：「如果我知道我心裏，有一條肉絲，不愛天主，只是自愛，或偏愛世物，我立刻就要把牠拔出去。」你也該這樣愛慕耶穌。」

為鼓勵修士們切愛耶穌，尙神父叫他們格外敬禮耶穌降生，受難，及聖體的輿蹟。故此到了聖誕瞻禮，除了裝飾聖誕山，及馬槽外，還在半夜子時前，率領修士們，兩人兩人地，俯身朝拜聖嬰耶穌。且向他們說：『聖嬰耶穌躺在馬槽裏，是多麼可愛；他伸着小手，請我們到他跟前，因為他要賞賜我們各樣的聖寵；他這樣的窮苦，不是為別的，只是為叫我們全心愛他。但我們要到他跟前，也該如同他為到我們這裏來，走一樣的道路，就是要謙遜，要克己。』

為使修士們敬禮耶穌苦難，除了素日叫他們特敬耶穌五傷外，還叫他們在嚴齋月內，以耶穌苦難，為每日默想的題目，囑咐他們不必用別的題目默想。到了復活瞻禮前的聖主日，那幾天則更加倍敬禮耶穌苦難。聖瞻禮六，耶穌被釘的那一天，修士們不但都守大齋，且只吃乾饅頭，只喝涼水，並不散心，為紀念耶穌受難。

然而尙神父，更另外叫修士們切愛耶穌聖體，常向他們說：『耶穌日夜在聖體裏，純是為

愛我們，爲叫我們在困苦時，去投奔他；我們若不知恩，不去朝拜他，真叫他傷心至極，『幾時有了難辦的事，他就對修士們說：『我們要將此事，在望彌撒領聖體，及拜聖體時，托於吾主耶穌照管，後來必能辦好。』耶穌不虛他的盼望，果然助他都辦好了。』

尚神父給修士們定下規矩，每日要數次朝拜聖體；放學的日子，還要多拜幾次，且叫他們每次出院，先到聖體台前，求耶穌降福他。多次警醒他們說：『我們若是深明拜聖體，爲我們有多大好處，我們一定要常常跪在聖體台前。』至論望彌撒領聖體，他更積極地教訓他們，總也不要缺了，常向他們說：『缺了望彌撒或領聖體，這個損失，是無窮的，是不可補救的，你們的神師，既然許可了你們領聖體，除非真真犯了大罪，或想所犯的罪是個大罪，總也不要缺了。』

爲加增修士們在聖體前的敬愛，尚神父極其注意裝飾祭台。他的小會中，雖然處處都顯貧窮，可是對於堂中的裝飾，他却要豐富美麗，大發恭敬。而且當時聖體出遊之舉，雖然還不大時興，尚神父卻於一八二四年，在愛密達日舉行了這個盛典；修士們莫不大爲感激。

尚神父願意修士們，把愛慕耶穌的道理，不但牢記於心，並且踐諸實行，乃向他們說了以下最啟發人心的話：『從前聖雅各伯的母親，求耶穌賞賜他的兩個兒子，將來都在他的國裏佔上位，一個坐在他的右邊，一個坐在他的左邊。我也願意你們，在三個地方，都佔上位，就

是在馬槽前，在十字架前，並在祭台前。因為這三個地方，是耶穌分施聖寵的三個大泉源；聖人們都是在這三個地方，得了無數的聖寵。這三個地方，也是三個大火窖；聖人們都是在這三個火窖中，炙熱了他們的愛情。耶穌說過：「我來在世上，是為點火，我最切的願望，就是燒熱世人的心。」然而耶穌怎麼燒熱人心呢？就是用馬槽，十字架，及祭台，這三個火窖中的愛火。那末，我願意你們，在這三個地方佔上位，豈不是為你們最有益處的嗎？」

『但是要在馬槽前佔上位，該勉力修謙遜，樸實，及端莊之德。要在十字架前佔上位，該專心克己，並愛慕苦架。要在祭台前佔上位，該喜歡望彌撒，領聖體，及拜聖體。因為這三樣，是佔上位的代價，聖母的小昆仲，都該拿出這三樣代價來，為買到那三個上位。』

## 第十七章 尚神父如何陶成修士們敬愛聖母

寫尚神父的行實，而不提及他如何敬愛聖母，必是一個大缺點，因為尚神父一生的言行，與敬愛聖母的事實，是一而二，而一的。可敬尚巴納是十九世紀的，聖母忠僕之一，這是普聖教會，所共知的，毫無疑惑。可是要在幾篇的範圍之內，把他對於聖母的心情及事實，完全披露出來，那是絕對辦不到的。此處不過略略述說，當時他教訓修士們敬愛聖母，是如何盡其心力而已。縱非至豹可比，但是管窺一斑，也是極有益的。

若自根本上說起，尚神父當初在修道院，與同窗們討論立修會時，惟有他一人，出了當立訓蒙會的建議。試問這個善意，是從那裏來的呢？尚神父如果復生，必要答應說，是從聖母的默啟來的。他給這個會起名叫聖母小昆仲，就是為這個緣故。他且相信，這個會既以聖母為名，必要招來許多入會的人。他想的果然不差，許多人來入會，正是為這個緣故。一次一個青年人，來求入會，尚神父問他說：『我們的會，是一個極小的會，為什麼你甘心來求入呢？』因為這個會叫聖母會，我也願意叫這個名字，並得聖母的保佑，所以來求入會。』尚神父接着說：『既然如此，聖母必要降福你，你必能成好修士。』

按尚神父的本意，會中的事務，都是屬於聖母的，都該用為光榮聖母。他立會的目的，就是使人愛慕聖母，並按聖教會的心神，敬禮聖母，傳揚聖母，為的是更容易奉事耶穌，愛慕耶穌。因此之故，尚神父叫修士們，看聖母是他們的母親，是他們的主保，是他們的榜樣，是他們的頭一個長上；並叫他們對於聖母有孝子的心情。

為使修士們，把這個心情，發表在實行上，尚神父給他們規定了以下的敬禮：

- ①每早起身時，及每晚臨睡時，當把自己托於聖母保佑，而念三遍聖母經。
- ②每早起身後，當念或唱申爾福。
- ③日間每次聽鐘響，當念聖母經一遍。
- ④午後當念玫瑰經一分。
- ⑤傍晚及早晨，當念聖母小日課。
- ⑥日間無論做什麼工課，臨完時，當念天主聖母，矜我罪人云



云。⑦每瞻禮七，當加念恭敬聖母的經，以求潔淨之德，並當守大齋。⑧至論聖母的大瞻禮，尙神父叫修士們，都要特別熱心慶祝；瞻禮前當做九日敬禮，望日要守大齋，本日則要領聖體，並重發聖願。此外還要多看講論聖母的書，並給兒童們，講敬愛聖母的道理。且凡聖母的大瞻禮，爲本會的初學院，都算是罷工瞻禮；修士們都當乘機，在聖母跟前，大發敬愛，倚恃，及感恩之情。

然而尙神父知道，外面的敬禮，不過是皮毛；要叫他們有實在的價值，必須加以內裏的敬禮，就是效法聖母的德行。在聖母的諸德之中，尙神父令修士們，要格外效法她的謙遜，端莊，潔淨，及愛慕耶穌之德。更令他們，要按照聖母的心神度日，竭力仿效聖母在納匝肋，隱居及克苦的善表。除此以外，還叫修士們，看自己特別有本分，使兒童們認識愛慕聖母，並按聖教會的禮規，敬禮聖母。

說到勸人敬愛聖母，尙神父有一種極感動人的論調，很值得在下面述出。神父說：『從前吾主耶穌對撒瑪利大諸婦人說：「救贖是從猶太人來的。」如今我們更可以說：救贖是從聖母瑪利亞來的，因爲聖母生了耶穌。耶穌自天降世，是賴着聖母；耶穌頭一次施展他那救贖的功勞，在母胎中成聖了聖若翰，也是因着聖母的媒介。他顯頭一個聖蹟，變水爲酒，還是因着聖母的轉求；後來在十字架旁，耶穌叫聖若望作代表，把世人托給了誰呢？還是托給聖母。耶穌

這種做法有什麼目的呢？都是爲叫我們知道，聖母是我們的母親；天主要用聖母的手，賞賜我們聖寵，並把耶穌救贖的功勞，分施於我們。爲此，公教會的聖師們，都教訓我們說，聖母的轉求，爲我們救靈魂升天，是要緊的。那末，我們就該同聖利高烈結結論說：爲相幫世人救靈魂，必須使他們切實敬禮聖母，並全心倚恃聖母。既然如此，你們若把敬愛聖母的心情，深深刻在兒童們的心中，你們就算救了他們。因爲兒童們，若是敬愛聖母，他們必不至於遠離修德之路；即便不幸遠離了，早晚聖母必要把他們叫回來，因爲聖母是仁慈之母，是罪人之托。」

尚神父因爲極其敬愛聖母，所以他那倚恃聖母的心，是無限的。他以爲真心倚靠聖母的人，沒有辦不來的事。因而屢次向修士們說：『聖母若是相幫我們，就使天下的人，都起來反對我們，我們也不必怕。』本着這個心情，無論遇着什麼難處，他常常投奔聖母。除了天主以外，他惟一的盼望，就是聖母。故此，『聖母是我們的寶庫』這一句語，就成了他的口頭禪。凡叫修士們求一樣恩典，也無論是神恩，或有形之恩，他常對他們說：『你們知道，我們該向誰去求；該向我們的寶庫那裏去求。我們不要怕求聖母，求的回數過於多了，因爲她的能力是無限的，她的仁慈是無窮的，再說，她必要特別照顧我們，因爲她是我們的母親，我們的主保，我們的長上。我們所倚靠的，就是她一人。我們的小會，完全是她的工程，是她自己，把我們聚集了在這座修院裏；所以她必該賞賜我們，有要緊的德行，及我們生活必需的物品。』

說來真是奇妙，尙神父這樣倚恃聖母，聖母終沒有虛了他的盼望。因此之故，他既然把一件事，托於了聖母，無論這件事的景況如何，他常是心平氣和，毫不掛慮，因為他深信，這件事一定要辦得好。多次他對修士們說：『你們不要怕；按這件事的外表看來，當然我們是好不了的；但是聖母的能力是無限的，她能轉危爲安，變惡爲善，終究必要叫牠爲我們有益無損。』如今我們可以拿以下的事，證驗聖母，果然不虛尙神父倚恃的心情，以終此章之義。

在一八三〇年的國亂後，本會因爲還沒有得着政府的認可，人都說聖母小昆仲會，必要爲政府取消。果然，當時本地官長，已經擬好取消的步驟，不久就要實行。但是不知道他這樣辦，是出於政府的命令，或是出其本心。衆修士們聞言之下，莫不戰戰兢兢，寢食不安。尙神父乃安然對他們說：『你們不必駭怕，聖母既然把我們聚集在本院，一定不許惡人們，把我們逐出去。況說她是我們的寶庫，我們該加倍倚恃她的保佑。從今天起，爲求聖母護衛我們，我們每早起身後，要唱申爾福。你們看吧！聖母一定要叫我們平安無事。』修士們照樣做了，果然過了幾天，本地的官長，不知何故，調往別處去了。取消本會的風潮，也就隨着他雲消霧散了。可是每早起身後，唱申爾福，或念申爾福，從此就成了本會的慣例。

## 第十八章 尙神父如何陶成修士們善盡教育之職

尙神父雖極盡心陶成修士們修德成聖，爲達到作修士的目的，可是他並沒有忘記，他們是

訓蒙的教師，對於教育一方面，當有充分的知識。爲此他曾趁各樣機會，施給他們合宜的教訓。本會德學兼優的老修士們，早就把這些教訓，集錄起來，印成了書，大有益於學校。這本書的內容極其豐富，不是三言兩語，所能盡述的。本章不過把尚神父，對於教育所有的卓識，及其在陶成修士上，所有的貢獻，略述一二，以窺其心志而已。分開來說，可以按教育之概論，及德育，體育，智育，公教教育等項，擇要述之如下。

尚神父在教育上，對於修士們最注意的，是叫他們深明教育天職之尊美，而善盡其職務。因而常向他們說：『按公教會聖師們，及歷代教育家的講論，教師的職任，是世界上各種職任中，最尊美的職任。可以說，牠是一個爲父的職任，是一個官吏的職任，是一個宗徒的職任。因爲爲父者，傳達物質的生命，而教師則更上一層，傳達倫理的生命。官吏不過令人遵守國法，並懲罰顯然易見的罪惡，教師則導引兒童，全守天主十誡，謹避隱密的罪過，其效果遠勝官吏一等。宗徒之職任，是救人靈魂，教師之責任，也是救人靈魂，二人所用的方法，雖不一致，所得的效果，却是相同。教師對於兒童救靈升天，所有的影響，多次且勝過司鐸們，所能有的影響。這樣說來，教師的職任，豈不是至尊美的嗎？』

論到教育的意義，尚神父說：『教育兒童，豈只在乎教授他們寫算，及其他各種學科，以備日後在生活上，能夠應用，就完了嗎？兒童若只有今生，一死就完，那也就算够了。他們的

目的地是天堂，他們的大父是天主，所以教育兒童，是叫他們知道，他們生活的目的，是如何高大，並教訓他們，如何在今世奉事天主，方能日後升天堂享永福。總之，是叫他們成好教友並作良民。」

『爲達到這個目的，最要緊的是叫兒童謹守規律，因爲遵守規律，能使他們習慣克勝自己的毛病，聽從良心的正理，並修各樣的德行。這樣，從小習慣行善避惡，長大之後，必能遵從國法，全守主誡；那些流氓土棍，及冷淡教友，都是因爲小時沒有受良好的教育，沒有習慣循規蹈矩，才致如此。可見叫兒童守規矩，聽正命，實是爲公教會陶成好教友，爲國家陶成良民，並爲家庭陶成孝子。』

『除了幫助兒童避罪修德，遵守規律，還有別的好處，就是叫兒童喜歡上學，殷勤用工；因爲人人都喜歡有秩序，循層次，兒童也是如此。教室中有規律，則兒童用功出於自然，不待勉強；否則不但無心用工，且要發生厭煩。那末，不用說德育無從施行，智育也要大受損害，不能進步。況說學校的名譽如何，大半關係在校中的規律嚴與不嚴。規律嚴緊，則人人喜愛，爭先來校；否則名譽掃地，誰也不欲打發子弟來校了。』

『然而願意規律嚴緊，必須精心監護；後者實是前者的後盾。教師必精心監護，才能使兒童時時盡分，處處守規。但監護的目的，不只在維持外面的秩序，使兒童機械化地守規律，更

在保衛兒童天真的純潔，及預防毛病的傳染。實因純潔無罪，是兒童的珍寶，可惜他們不認識這個珍寶的價值，及失落的危險，不會自行保衛。天主乃托出教師來，替他們保衛，故教師實是兒童的護守天神，他該時時刻刻監護他們，並在天主前，承當他們的言行。他如果因疎忽之故，容忍癩羊把好羊傳染病了，就是說，如果因他疎忽之故，有兒童在校中失了潔德，他真丟了寵愛，他真是一個有禍的人！」

尙神父雖然極其注重德育，可是在智育上，他並未曾甘落人後。他常向修士們說：『我們該盡心教學，爲的是作父母的，確知我們的學校，在教授各科上，決不甘心退讓，遜於世俗人的學校。這樣，他們才肯情願把子弟送到我們的學校來。』爲叫修士們的程度，合於師範的資格，他且親自教授他們，各種學科，並給他們講解教授的方法。因此，修士們雖然不是各各博學鴻儒，可是在教授小學各科上，却沒有不是從從容容，迎刃而解的。父兄及神長並官長們，每每口碑載道，稱讚不已，就是一個鐵証。

爲叫兒童於學問上進步，尙神父特注重使兒童自動，令他們有好勝心，並叫本會各校，比賽功課。常對修士們說：『在教授各科上，凡是教師口講筆畫，灌輸於兒童者，不是最有效的；必須使兒童自行觀察考慮，熟讀牢記，才能真有進步；這叫做使兒童自動。有一最善之法，能使兒童自動，就是叫他們有好勝心。好勝心能使他們尅制懶惰，勉力用功。爲激動兒童有好

勝心，當叫他們作學戰，就是叫甲乙二生，彼此競爭；或將本班兒童，分成二組，互為競爭，而用分數標出，誰勝誰敗。勝者可加以獎賞，敗者則當鞭策他們，使他們奮勉前進。」尚神父不但叫一校的兒童彼此競爭，還令本會各校，互相競爭。為此，各學期內必徵集各校第一月及第末月的各科考卷，藉以比較諸生的進步如何，及各校的程度如何。進步多的，則不但獎賞兒童，還獎賞教師。

然而尚神父更特別注意的，是公教教育。多次向修士們說：『我們小會的目的，不是專為教學，也不是專為講要理，但是借着教學之法，使兒童齊集一處，以便趁機琢磨他們，指導他們，使他們修德行，改毛病，守規盡分，成好教友。不過要得這個良效，其直接的方法，是講要理；所以你們職務中，最大的本分，是以公教要理，教授兒童。然而講要理，不要長篇大論，只當教授他們要理的原文，然後用問答法，把意義給他們講明，再證以有趣味的故事，使兒童不能不懂。末後，又加上幾個合宜的勸諭，叫兒童踐諸實行，就算夠了。這樣講來，兒童沒有不喜歡聽的，而且大得神益。所以誰善講要理一次，他的功勞比守齋克苦，不在以下。』

為鼓勵修士們善講要理，尚神父常給他們陳述賢人日爾宋的話說：『左思右想之後，我以為什麼也沒有比給兒童講要理，使他們避罪修德，更好的事了。』尚神父又向修士們說：『你們訓蒙修士，都可以借聖保祿的話說：「在救人靈魂的事上，我們是天主的帮手。」這個職任，

是如何尊高！』

至論對於體育，尚神父則常囑咐修士們，當注意兒童潔淨；手臉要常洗，頭髮要常梳。衣服當整齊，並當留心兒童的姿勢，叫他們坐立要端莊。各教室內，則要窗戶寬大，光線充足，並屢次開窗換氣。對於運動，尚神父主張兒童於上學前，及休息時都當做遊戲，不准呆坐閒談。他以為要叫兒童身體強健，殷勤用功；尤其是要保衛兒童潔淨的天真，做遊戲是不可少的。為此他常囑咐修士們，要鼓勵兒童作有趣味的遊戲，並要為他們置備合宜的玩具，以便隨時應用。他常說：『凡有經歷的教育家，只須在校院中，過一點鐘的工夫，看看兒童怎樣遊戲，就可以知道他們的功課如何，德育如何。如果他們於遊戲上，沒精打彩，大顯怠惰，而於閒談上，反而多費時刻，那麼，就可以斷定他們的功課與道德，都不能很好，決然無疑。』

統上觀之，凡德育，體育，智育，以及公教教育，尚神父沒有一樣不注重的。他真是十九世紀的大教育家，真是兒童的良友。

## 第十九章

尚神父求政府批准本會——修士方濟各被選為

總會長。一八三七——一八三九



尙神父所立的會，到了一八三六年底，已有修士一七一位，初學者百名，所開的學校，則有三十四座，此外還有多處請本會修士去開學校，無如工多人少，不敷應用，只好暫且懸擱，後來再作道理。

修士不敷應用，固然可惜，但數年以來，本會蒙主降福，人數與日俱增，一時缺乏的修士，漸漸必能補足，尙神父並不在此事上擔憂。當時他所掛慮的，是一個別的問題，就是本會的創立，雖然得了公教會神長的批准，可是還沒有得到政府的批准。既然未經批准，那末本會在政府跟前，就不算是正式的公務機關，會中的修士，到了服兵役的年齡，就該照定章去服役。好在當時的徵兵制度，不是人人都被徵，只有當選的人才被徵。本會雖然年年有幾個被徵的修士，可是於會務的進行上，還不至於有極惡的影響。然而若是得了政府的批准，則修士們都可免徵，豈不更好嗎？

尙神父在一八二九年及一八三四年上，早就爲這件事，操勞不少了；但是因爲機會不恰當，兩次都沒有成功。到了本年，即一八三六年八月，尙神父就又繼續進行，親到巴黎去，見那與他有半面之識的教育部總長，索才先生：求他竭力推轂，希望必能有成。不幸尙神父到巴黎時，索先生調了任，神父只得掃興而回，再待良機。過了一年多，到一八三七年底，尙神父給新部長上了一封呈文，求他慨然施恩，務使本會得到政府的批准；但是多日以來，未見回信。

，只好暫行停辦。又過了一個多月，尚神父求得了數位主教的保薦書，乃親到巴黎，謁見教育部新總長，重新着手進行。然而這個新總長是反對修會的。尚神父見了他，他在表面上，却也藹然招待，禮貌有加；但是存心叵測，出人意外。他好言告訴尚神父，批准之事，並非難事，不過需要時日罷了。其實他那強橫主義，早有成竹在心，就是無論如何，決不肯批准聖母小昆仲會。於是百方設難，一味阻止，支東支西，永無滿意之時，以致尚神父在巴黎五個多月之久，東跑西顛，沐風櫛雨，煞費苦心，毫無效力。末後仍歸於事敗無成，只得悵然而返，時在一八三八年六月。

當着這個光景，尚神父絲毫不抱怨，只是一心忍耐，承行主旨。在離開巴黎以前，他給修士們寫信說：『你們一定願意知道，批准本會的事，有希望否；可惜，我不敢說，有希望，或者更好簡直地說，沒有希望。從前因為我不大透澈其事的內容怎樣，我還有些希望；現在我都看透了。當局的人，決意不肯批准，奈何奈何！我雖然憂心忡忡，可是並不失望；我依然倚靠耶穌聖母，堅信後來有一日，我們的小會，一定要得到政府的批准；但是在那一天，我們不能預料。然而那却不是要緊的，最要緊的是承行主旨。我們既然盡了我們的力量，就可以心中坦然；其餘諸事，只好聽天主的命罷了。因為天主比我們知道，什麼事為我們更有益；故此現在我們雖然得不到所求的，我們卻不至於受什麼害處；這是我確信無疑的。』尚神父這封信

裏的話，真可視為先知的預言；因為他去世以後，才滿十年，本會果然得到了政府的批准，從此以後，三十年之久，本會竟在法國創立了四百來座學校。更可奇的，是其中大半是官立的學校。這都是尙神父忍苦耐勞，費盡心血的效果。

且說尙神父自從一八二五年，大病以後，他的健康，始終未得完全復元。多年以來，他的腰間時常作痛；尤其是做勞力之工，或走路稍遠時，更覺疼痛難忍。後來又加上了胃弱病；先是食物難化，漸漸轉成胃炎，乃覺着不容易醫治了。這都是他多年以來，克苦守齋的結果。在他往巴黎以前，這個胃病已經發顯沉重難堪，致他不但沒有食慾，尙且屢次嘔吐，多物不能入胃。到了巴黎，又加上東跑西顛，冷熱不時，他的病況，更覺着加重了。但是最他使身體受害的，是他五個多月之久，忍苦耐勞，費盡心力，而竟徒勞無益，只得吞聲飲泣，戚然而歸。他雖一味忍耐，可是他的健康，已在無形中受了損傷；以致回院後，他自己覺着他的病況，一天不如一天，大約不久於人世了。於是乃商於高林司鐸，該在他去世以前，遴選接任的人。

高林司鐸聞言之下，頗表同情，乃去謁見總主教，將尙神父的景況，一一訴明；並求總主教准許，及早選一位修士，接尙神父的位。總主教滿心贊成，就派了高林司鐸親自主選。高林司鐸乃於本年避靜後，令修士們按各修會的慣例，舉行選總會長的典禮。

這個典禮的秩序如下：先唱伏求聖神降臨，後做聖神彌撒一台，以求聖神默示。彌撒後

，高林司鐸向修士們訓話。告以選舉之事，極關重要，衆位都當謹慎將事云云。結尾乃借昔日宗徒們求天主的話說：『主子！衆人之心如何，你是都認識的，求你叫我們知道，那一個人，是你選定了的。』訓話後，發了終身愿的修士們，共九十二人，齊集於選舉室，公作默想二刻鐘。默想畢，每人選定自己最信任的修士三位，書其名於選票上。從此以後，他們就是治理本會的長上，而以得票最多者爲總會長。過了一會兒，尚神父將各票收齊，驗票者乃按票朗誦被選人的名字。結果修士方濟各得票八十七，修士露益瑪理得票七十，修士若翰得票五十七。高林司鐸及尚神父磋商之後，就當衆宣布，從今以後，修士方濟各爲總會長，修士露益瑪理及修士若翰爲輔相。他們三人就是本會的大長上。宣布完了，衆修士乃到修士方濟各跟前，行三鞠躬禮，表示敬重及服從的熱情。末後唱謝恩經：『我靈讚誦吾主。』某司鐸又做謝恩彌撒一台。彌撒時衆修士都領聖體，以謝主恩。

這次選舉的結果，完全與尚神父的心意相合。被選的三位修士，正是他最信任的。從此以後，本會會務的進行，一定能够安安穩穩，不會出錯的。在他去世升天以前，他儘可稍事休息，無煩掛慮。時在一八三九年，十月十二日；離尚神父去世之日，不過七個多月，天主眷顧本會的恩愛，真可說是顯然易見了。

## 第二十章 尙神父病況加重，尙神父去世升天·一八三

### 九—一八四〇

尙神父雖然覺得他的病況日重一日，氣力越來越衰敗，可是還不願意休息，故此方濟各修士被選以後，過了不多日子，就往聖安德肋嶺學校，給學生們講避靜神工。校中的人見他身體那樣衰弱，沒有不憐惜的。學生們看他的態度，是那樣熱心仁愛，聽他講的道理，又是那樣懇切動心，多一半都去他那裏辦告解。而且彼此談話時，都異口同聲地說：「這位神父是活聖人！」給學生們講完了避靜，尙神父又往奧東府去，謁見本地主教，以便同他磋商，在窩邦地方，創立初學院之事。諸事商妥之後，就在當年十二月初八，聖母無原罪瞻禮，開了這座初學院。

以上兩次的行動，使尙神父飽嘗跋涉之苦，他那餘剩的薄力，也就因此全耗盡了。故此回院以後，他的身體更顯衰弱，飲食更是稀少。他的胃口幾乎什麼食物也不能容受了，每日所用的，不過是點稀湯，或一點牛奶，或別樣極淡泊的食料罷了。雖然如此，他仍是遵守公規，每早四點鐘起身，照常做默想，並做公彌撒；日間且多次同修士們勞作，絲毫不怕辛苦。到了冬天，天主又加給了他一個別的苦楚，就是腿腫。一冬之久，他就這樣忍受病苦，順聽主命。趕

到一八四〇年三月，他那腰間的疼痛，及兩腿的腫痛，都比從前加倍厲害了。眼看他的肢體，漸漸趨於腐化，他却心地坦然，常常喜歡；只顧承行主旨，不出半句怨言。

三月既是聖若瑟月，他就在此月內，另外敬禮大聖若瑟。每日念若瑟禱文，求賜善終之恩。聖若瑟瞻禮日，舉行降福以後，他對修士們說：『這是末一次，我在世上，過聖若瑟瞻禮。』自從這一天起，他就着手料理，本會一切房產業，以便他去世以後，修士們能夠安然享受，他人不得騷擾。諸事都已妥善，他便與世事做永久的離別，一心專務預備善終。到了建定聖體大禮日，他前往葛朗日學校做彌撒，以便乘此機會，與該處的修士及兒童，永久告別。回來以後，心中頗感快慰。光陰荏苒，漸漸已至聖母月望日。當時尚神父雖覺着衰弱至極，仍然舉行聖體降福，以表切愛聖母之心。可是降福以後，他感覺他的衰弱，已經到了極點。回到屋裏，乃對某修士說：『我的生活算是完了，不久我就要去世升天了。』達尼老修士接過來說：『我想還不到時候吧！我們大家要求聖母，在此月內治好神父。』尚神父答應說：『你說錯了！到本月底，我的病痛還要加重，我還要受更大的苦。但我盼望聖母要相幫我，堅心忍耐。』第二天一位老修士對尚神父說：『我盼望天主賞神父還在世上，多活幾年，為指導我們修德行善。』神父若去了世，治理本會，要靠着誰呢？』神父答應說：『吾弟！你不要這樣說。該知道，人不過是個器具，或更好說，人是空虛淨無。本會的事，都是天主自己做的，天主誰也用不

着；你們前幾個月，選舉的那位長上，將來比我治理的還要好。你一個老修士，還不明白這個道理嗎？」

五月初三，尋獲十字聖架瞻禮，尚神父扎擰着做了彌撒，這是他的末一台彌撒。自此以後，他的病苦就更加重，差不多沒有安息的時候了。到五月十一日，他想他的死期不遠了，乃求領終傅聖事。是日晚五點鐘，衆修士集於公所；尚神父身穿白衣，佩着領帶，端坐椅子上，併着兩手，熱心的樣子，領了終傅聖事，又領了臨終聖體。領聖體後，神父沈思片刻，大發感謝愛慕之情，令人觀而生感。未幾，兩眼注視修士們，微聲向他們說：『可愛的神弟們！你們要常記念四末，這樣就永不能犯罪。到了我的光景之時，你們就要明白，常想着死亡，是有很大的益的。人死時只有一樣懊悔，就是爲愛天主，爲救己靈，自己勉勵的不夠。我的愛徒們！這是第末一次，我們在這裏齊集。在我與你們永久辭別之前，我有幾句最要緊的話，要囑咐你們。就是第一，你們要彼此相愛；你們不要忘了，你們是弟兄，聖母是你們的母親。故此你們該相愛，如同耶穌聖母愛你們一樣。要把這愛情踐諸實行，你們就該彼此涵忍，彼此相助。第二，除了愛德，我最囑咐你們的，是聽命。時時聽命，就是時常承行主旨。爲一位修士，聽命是升天堂的康莊；只要不離開這條路，他不能不到天堂。第三樣我要囑咐你們的，是愛慕你們的聖召，盡忠於聖召內的責任，並保存聖召。要保存聖召，該謹守會規，因爲謹守會規，是愛慕聖召

，及保存聖召的惟一方法。終身保守聖召，死在聖母的會中，那末，一定要升天堂。我的愛子們！我現在要在聖母的會中去世，這爲我是一個莫大的安慰。我切望你們，也要得到這個安慰，如今我的綿力，不容我再說別的了。如果我有與你們立惡表之處，在吾主耶穌跟前，求你們寬恕我吧！』

衆修士們側耳靜聽之下，聽到了尚神父求寬的話時，就都感激的放聲大哭，雙膝跪下了。尚神父不欲延長他們的憂傷，乃回到自己的屋中，很久的工夫，與吾主耶穌契談。

尚神父的病苦，雖然疼痛難忍，越來越重，以致什麼也不能吃，而且屢次嘔吐，他卻平心安忍，毫無憂色；惟願諸事承行主旨，常向天主說：『你旨承行於地！我的天主！我把所受的苦，全獻於你。凡你願意叫我受的苦，我都願意受，只求你賜我聖寵，助我忍耐罷了。』惟獨有一件事，爲他實在難忍，就是多日以來，因他不時地嘔吐，不能領聖體……那末，他就求護守天神，爲他代禱，求主賜他能領聖體才好。護守天神，果然爲他求得了這個大恩，他就在五月二十四日，領了一次聖體。到了六月四日，因大聖若瑟的代禱，又領了一次聖體。這一次乃是末次了。

過了兩天，到了初六早晨兩點半鐘時，他的兩眼起首發混，不見燈光，就知道死時到了。乃更與天主契合，口中不斷地呼求耶穌聖母，趕到四點二十分，他的氣息就奄奄了。那時衆修



士正齊集在堂中，將唱申爾福。忽聞尙神父去世之時到了，就在唱完之後，按照會規，公念聖母禱文，爲助他善終。禱文尙未念完，尙神父就平平安安，自這個涕泣之谷，到天主的聖懷中，永遠安息去了。他在世上活了五十一歲。是日正是瞻禮七，聖神降臨瞻禮的望日。

尙神父未去世以前，多次說過：『我切望死在一個瞻禮七的日子，可是我當不起得這個恩典。雖然如此，我仍是盼望仁慈的聖母，要賞我這個大恩。』如今聖母不但聽了他的祈求，還賞賜他死在修士們唱申爾福時。明顯聖母於此竄流之後，把降到她的聖胎中的，普頌之子耶穌，做了他的賞報。

尙神父死後，修士們固然如喪考妣，哀悼至極；但他們並不因此而愁眉不展，因爲尙神父的善終，他們早就預料到了，而且他的聖德，是那樣顯著，他們都無疑地，相信神父一死，就直升天堂了；所以憂苦當中，蘊藏着有極大的安慰。尙神父的殯儀，及大禮彌撒，遂於死後第三天，六月初八日，隆重的樣子舉行了。是日前來吊喪者，爲數頗多；凡本地的神長紳士等，都先後接踵而至。聖經上說：『義人的死亡，在天主台前，是寶貝的。』這句話，正可用在尙神父的身上。

## 第二十一章 聖母小昆仲會在尚神父去世後之進展

一八四〇——一九四〇

尚神父去世時，本會有修士二百八十位，學校四十七座，學生共七千名。這是尚神父二十二年以來，勞心勞力的結晶。本地的神長及紳士等，莫不驚奇羨慕。然而尚神父去世以後，他們都想他立的這個小會，萬難繼續興盛，更不能長久生存。按世事的常情，及俗人的明智論之，這一類的思想，固然是不免的。可是他們忘了，尚神父雖然不在此世，顯然地指導本會，照顧本會，他却不能不在天堂上，施展他的保護，而使本會積極地趨於興盛。

在他臨死以前，一位修士對他說：『我盼望神父到了天堂，一定不忘記我們。』神父答應說：『怎麼！忘記你們？那是萬也不能的。到了天堂以後，我必要用盡了天主賞我有的權勢，爲保護你們，並爲叫你們隨時發達。』這幾句話，在尚神父去世以後，完全應驗了。本會自修士方濟各被選爲總會長以後，到現今共經過了六位總會長。若論年數，則自尚神父死後，到一九四〇年六月，整數一百年。試將本會在此百年內，所有的成績，概略述之如下。

一，自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修士方濟各爲本會第一總會長。

修士方濟各因自幼受尚神父直接的陶成，心中充滿了尚神父的精神。尚神父去世後，他在

各樣事上，惟尚神父的心志是從。無論本人修德成聖，或指導別位修士，或治理本會，他完全謹守尚神父的遺訓，遵從尚神父的方法，不敢自作聰明，別樹旗幟。故此尚神父雖然去了世，會中的一切事物，仍是照常進行，與尚神父在世時，無絲毫的分別；因而衆修士們，莫不心悅誠服，敬愛有加。且他們在修德盡分上，與尚神父在世時，都是一樣熱心，一樣忠實。會外的人，見了這般光景，又驚訝又羨慕，前此的疑懼，也就煥然冰釋了。修士方濟各在尚神父去世的當年，就又立了三座學校。

然而使外人最佩服的，是在一八四二年及一八四四年上，有兩個別的小修會，與本會合併了。頭一個名叫三沙道訓蒙會，是某位神父，在法國南方創立的。第二個名叫威威野訓蒙會，也是一位神父，在法國南方創立的。這兩個小會，創立的時期，差不多與本會相同。他們的目的及會規，也與本會是一致；不過他們未能十分發達。三沙道會在一八四二年上，有修士四十位，學校十四座。威威野會在一八四四年上，也有修士四十餘位，且有初學者二十位；他們的學校，爲數也是十四座。這二會看着本會極其興盛，就不約而同地，先後與本會合併了。

在一八四二年上，還有一件事，是該記述的，就是葛朗公爵夫人，請本會修士，在法國北方包剛地方，立了一座學校。後來這位熱心而又大方的命婦，又給本會建造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公學，及一座初學院。這座初學院，隨時擴充，漸漸成了省會院，以致本會從此又添了一省。

而且不但只添了這一省，從這一省裏，又生出來了英比德巴西等省。到現在，自這幾省陶成出來的修士，不下千位之多；所立的學校，也有數百座；所教育的兒童，則當以千萬數。飲水思源，這些善事，都當歸功於葛朗太太。

到了一八五一年，法國政府正式批准了本會。尚神父對於此事的預言，從此完全應驗了。至論尚神父在一八三七年，所印的會規，到一八五二年上，已經全數告罄，有重新刊印的必要。重印以前，總會長招集了本會第二次公議會，以便徵求衆議員的意見，而從事改良，斟酌量增減。在這一年上，按照羅馬宗座的指導，本會與聖母司鐸會，開始分頭另治，是爲本會完全獨立的發端。

修士方濟各在位共二十年。到了一八六〇年，他又招集本會第三次公議會，就在畢會時，因病卸了任。在這二十年之久，他共立了三百來座學校。修士的數目，則增加的差不多到了二千。二，自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九年，修士露益瑪理爲本會第二總會長。

修士方濟各卸了任，修士露益瑪理被選爲總會長。會務的進行，仍是興盛如前。每年新入會的修士，總有一二百。雖然如此，爲了聘請本會修士的地處過多，修士的數目，仍是不敷用。當時本會的興盛，從此可見一斑。修士露益瑪理秉性果敢，心胸寬大，二十年以來，常爲前任總會長的右臂。今而接了總會長的任，更顯智謀深遠，有作有爲。他在位十九年之久，共立

了二百來座學校；修士的數目，則自二千增到了三千五百。所立的學校，大半雖然是在法國，可是在大洋洲，及南斐洲，也立了三十餘座。末後，修士露益瑪理，積勞成疾，乃於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九日，安然逝世。

三，自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三年，修士乃思道爲本會第三總會長。

修士乃思道，明悟敏銳，學問宏深。他接了總會長之任，衆修士都希望他，必要作一番大事業。不料，他在位不過三年，天主就叫他去世升天了。時在一八八三年。他的計劃，及他的智謀，都未能施展，實屬可惜。

四，自一八八三年至一九〇七年，修士戴奧法，爲本會第四總會長。

這位總會長，在位最長久。他在一八八三年上被選後，作了總會長共二十四年；到一九〇七年，因病逝世。在這二十四年之久，本會的發達最顯著，所遇的阻撓也最大。實因當時法國執政者，多與天主教爲仇。他們想各樣的方法，阻撓聖教會的傳教事業，而以攻擊聖教教育爲最甚。因此他們將各修會所管理的公立學校，盡數收回，不再聘用修士們教學，意在使他們無法度日。當此景況，各會的修士們，並不因此而敗興。他們賴本地主教，及教友們的維持，隨處開創私立學校；校務仍舊蒸蒸日上，學生依然濟濟衆多。過了數年，仇教者見他們的計策，趨於失敗，就又變本加厲，用更毒的手段，遺害聖教教育；遂於一九〇三年，禁止修士們開學教書。

·修士們熱心教育，不怕離鄉背井，大半都到外國去盡教育天職，於是本會在亞洲，斐洲，及南美北美，開了許多學校，甚是可喜。更可喜者，是在以上各處，也立了初學院，及備初學院。修士的來源，從此就地而出，人數因而有增無已。看來仇教者對於本會，不但未能加害，反而使它得了更大的益處。這都是天主上智的安排。

五，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〇年，修士思達道爲本會第五總會長。

修士戴奧法去世後，接位者是修士思達道。這位總會長，度量寬洪，救人心切，在本會內，頗有作爲。他在位十三年之久，在五大洲所開的學校，勝過昔日在法國失去的學校。修士的數目，也日增月盛，逐漸加多，以致世界大戰時，本會竟有修士四千八百多位，初學及備初學者，一千二百多；所管的學校，則有五百九十座；真可說是蒸蒸日上。世界大戰時，本會有一千多位修士，被徵入伍。他們雖不是一國的人，但都在本國內，竭力服役，智勇雙全，頗爲國人所重視。其中共有陣亡者，一百五十二位；得戰事獎牌或爲政府題名褒獎者，也有一百五十位。六，自一九二〇年到現今，修士狄友仁爲本會第六總會長。

自思達道總會長起始，總會長之任期，按宗座的規定，以十二年爲滿。但修士思達道，因歐戰之故，延長了一年。他滿了任以後，修士狄友仁接了他的位。這位總會長，看事極透澈，秉性極鎮靜。他接任以來，本會的發展，比前任總會長時，更爲迅速，更爲美滿。在一九二〇

年，他被選時，本會的修士及初學者，共有六千多位。過了十二年，乃增至八千九百多位。到了一九三二年，他的任期滿了，按會規該重新選總會長。那末，因他十二年以來，治理的盡善盡美，就又被選，繼任爲總會長。

現在本會的修士，及初學者，並備初學者，共有一萬多名。學校共有七百八十餘座。學生的數目則爲十五萬六千有餘。尚神父在天堂上，見他的修士們這樣衆多，必定含着笑，向他們垂視，並用聖保祿宗徒的話對他們說：『至可愛的昆仲！你們是我的喜樂，是我的榮冠。』（聖保祿致斐理伯人書。）

## 第二十二章 信友因尚神父之轉求所得的恩惠

尚神父去世後，不但他的修士們，常紀念他，敬重他，凡里昂教區的神職班，及教友們，都很敬重他。因爲他們都知道，他的聖德是高超不凡的，而且他所立的訓蒙會，爲本區的教友，實是一個極大的恩惠。因此，許多人在神形困苦中，熱心投奔他，倚賴他的轉求，蒙天主賞賜了所求的恩惠。這些恩惠，爲數甚多，此處不能盡述，不過把那最顯著的，選述一二罷了。教友們讀了這些奇蹟，必要起一番倚恃尚神父的心情，而賴他的轉求，獲得新恩。

一，露益思瑪樓爾婦人，在尚神父的墳墓上，祈求了片時，病痛立止。

這位婦人，家居愛密達日左近的一個小村裏。某日因為遇着了不測的危險，竟把肚腸擠破了。一連請了四位醫生，只有一位，敢給他醫治。然而開刀的手術，雖已施行，可是她的病症，還是好不了。從此二年之久，她常受着很厲害的苦。無論用什麼藥，都不見效。那末，她就投奔尚神父，一心求他治好自己的病症。無如求了數日以後，並未感覺什麼效驗。於是，她想她若到尚神父的墳墓上去祈求，必是有求必應的。但是這個墳墓，是在愛密達日的修院內，婦女不能隨意進去。她雖然求了院長准她進院，可是院長沒有應允，只許給她，修士們都要為她祈求。然而她心中，總是想着到尚神父的墳墓上去求他。一天，她覺着好像有人催迫她去，她不能相反這種神力，就趁着修士們都在堂中望彌撒時，偷着到了尚神父的墳墓上。她先大發信德，信尚神父一定要治好她，遂後雙膝跪下，非常地熱心求他。祈求完了，歡天喜地的回了家，深信她的病症，已經完好，因為她一點也不覺疼痛了。到了家中，就對子女們說：『我的孩子們！咱們大家感謝天主吧！因為尚巴納神父把我治好了。』說也奇怪，自從那一天起，三十年之久，她一次也沒有再感覺，從前的疼痛；真是一個聖蹟。時在一八四四，尚神父死後第四年。

二，幼童艾伯辣患腎臟炎，因尚神父的轉求而得痊癒。

聖母小昆仲會修士，在法國南方白亞日地方，有公學一座，兼收通學生及住宿生。住宿生



中，有名艾伯辣者，年十一歲，於一八九一年，一月三日，忽患肚疼，其勢甚重。經過十餘日後，竟不見好，校醫未敢診斷是什麼病。到了十五日，病勢加重，就把他的父母請來了。翌日請了一位專門的醫生，會同校醫，齊下診斷。結果認為幼童所患的，是腎臟炎，病勢極重，不易醫治。於是本校的神父，先叫他初次領聖體，後就給他行了終傳聖事。領罷終傳聖事，他安靜了數點鐘之久；後來疼痛就又照舊發作，而且他常反胃欲嘔，因而一點東西也不能吃，連奶子都不能喝。兩位醫生，束手無策，不能施救，甚是惋惜。他的老師們，見他的病，不是人力所能治好的，就會同本校諸生，起首作一個九日敬禮，求天主看尚巴納神父的轉求，賞賜這個幼童痊愈。九日敬禮的頭一天，是一月二十二日。

九日敬禮的第二天，幼童的病勢，就顯着減輕了。但是到了第三天，病痛更加厲害了，甚至把這幼童疼的變成了一個弓形，極其可憐。但他還能不停地喊叫說：『聖母可憐我！尚巴納神父救我！』第四天，他又領了一次聖體。第五天，二十六日，兩位醫生見他的便溺裏，有許多蛋白質，就結論說，他一定是不能好的了。衆人見此景況，都想他離死時不遠了。不料，到了三十日，九日敬禮的末天，他的病勢忽然見好，疼痛越來越輕；翌日且能坐起來，也能吃些東西。又過了兩天，專門的大夫再來看他，就驚奇地說，他的病完全好了。從此以後，他的病症，並沒有再犯。

數月以後，他給本會戴奧法總會長寫信說：『我的老師們，對於數月前，我生病及獲痊愈的光景，所述的各節，都屬事實。我一生的工夫，要感謝天主聖母，及尚巴納神父，因為天主聖母，是看尚巴納神父的轉求，賞賜我痊愈了。』

三，奧斯定索思患頭疼之病，求尚巴納神父，乃得痊愈。

一八九三年八月，在大洋洲理服島上，有名奧斯定索思者，是一個青年人。他的職務，是在聖母會的學校中，充當副教員。一日他忽患頭疼之病，疼的十分厲害，以致明悟完全混亂了，時而跑到樹林裏，向樹上撞頭。家人無所措手，只好把他捆起來，爲阻止他自殺。

到了九月十九日，正當他的明悟清亮之時，聖母小昆仲會的修士們，勸他作一個九日敬禮，求尚巴納神父治好他，他就很喜歡的樣子答應了。他的妻子，在家中同他一起作九日敬禮。校中的學生們，也爲他作九日敬禮；學生當中有於第二天，初領聖體者，求的更是熱心。作到第六天的時候，他並不覺有什麼效驗；他的頭疼，仍是一樣厲害。但是到了第七天，他的病竟完全好了。過了兩天是主日，他就到堂裏唱經。翌日瞻禮二，且回到校中，仍盡他那副教員之職。從此以後，他的病症並沒有復犯。一生之久，他心中常感謝尚巴納神父治好他的恩惠。

四，瑪理廖內被車軋後，求尚巴納神父，即得痊愈。

瑪理廖內是一個六歲的小姑娘，在一八九三年，九月七日，一個載重車，從她的身上軋過

去，叫她受了很重的傷；她渾身是血，頗有性命的危險。爲了她被軋的地處，就在愛密達日的左近，她的父母，乃把她抱到修院的客廳裏，以便求緊急的救助。待了一會兒，就把大夫請來了。大夫說她的兩個肺葉，都被車軋破了；肋骨也有幾條軋斷了；而且她的兩腿，及全身都腫了。這個險症，名叫氣脹。大夫且說，她的性命很有危險。於是修院的神父，就給她行了終傳聖事。終傳完了，本會的一位長上，對神父說：『人力既然不能救這小孩子的命，我們大家求尙神父救她，不好嗎？我想天主准許她來到本院中，就是爲這個意思吧。』答說：『尙神父如果治好她，那一定是一個聖跡。』那位長上，遂就在小孩子的胸膛上，放了一張尙神父的像，並且叫本院的修士及學生等，都爲她做一個九日敬禮，求尙神父治好她。

雖然如此，那個孩子受苦十分厲害，哼哼地叫個不停。又加上呼吸殘喘，上氣不接下氣；看光景實有死在臨頭的危險。她的父母就想及早把她送回家中，爲的叫她死在本家。不料，待了一會兒，她好像稍微見好；並且喝了幾滴一種補力的飲料。後來人就把她抬到家裏去了；好在相離不過一里多路，還不算很難。說也奇怪，第二天，一位修女去看她，她已經能說話了。第三天，她已經能在廚房裏來回行走。過了幾天，給他行終傳的神父，到她家裏去看她，她竟不在家。家人說她到外邊遊玩去了。又過了幾天，一位修士在街上遇見她的哥哥，就問他的妹妹怎麼樣。答應說：『我的妹妹好了，是尙巴納神父治好了她；真是一個大聖跡。』

他這樣說，說的果然不錯；因為到了九月二十三日，那位專門的大夫來看她，給她檢驗了以後，說她真是完全好了，且說像這樣的治療，實是絕無僅有的。

## 第二十三章 尚神父列真福品案

許多教友，既然因尚神父的轉求，得了無數恩惠；又加上他一生之久，所修的聖德，高超不凡，昭彰衆目；他的修士們，及本教區的神長們，都以為該及早，將他列真福品的案卷，上呈羅馬宗座，求宗座核准進行。

那末，里昂教區的總主教，福隆樞機，就在一八八九年，命本教區的神職班，調查尚神父聖德的令聞如何，及賴他的轉求，所得的神恩，是否屬實，調查妥了，就派人檢討一切，而在本教區立案。同年十月十二日，乃將尚神父的遺骸，遷葬於修士的小堂中，以待列真福品後，遷於祭台底下，而以相稱的禮敬禮之。里昂教區檢討完了，就把尚神父的真福品案，在一八九二年，呈上了羅馬宗座。

過了四年，即一八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羅馬聖禮部，照七十二位樞機主教，總主教，主教，及多數修會之總會長的請願書，就決定了，尚巴納神父列真福品案，可以進行。其後教皇良十三世，於同年八月九日，頒了詔書，將聖禮部的決定批准了。自此以後，尚巴納神父得稱為

『可敬』。當此時節，里昂教區各堂口，都舉行了三日慶祝典禮，以謝主恩。

後來這個真福品案，繼續着經過了列品案，歸於聖德的『三決』。即於一九一〇年五月三日，經過了『籌備檢討會』；於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二日，經過了『預決檢討會』；末後於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又經過了教皇『卸前檢討總會』。檢討的結果，教皇本篤十五世，於同年七月十日，頒了詔書，曉諭衆信友，尚巴納神父的信望愛三個超性之德，及智義勇節四個樞德，都修到了超凡入聖的地步。

這個詔書一出來，對於尚神父列真福品案，論聖德一節，從此不能發生問題了。但爲達到列真福品的目的，還須有兩個聖跡，再由聖禮部調查檢討，從新經過上述的三決檢討會，審斷認可，方能成功。

時至今日，教友們賴尚神父的轉達，所得的神形諸恩，爲數已有不少。可惜都不具備聖禮部所要求之特性及證據。所以不能稱爲頭等聖跡，爲列真福品，也就不能見效。我們盼望天主垂允我們的虔誠祈禱，速賜我們得着那兩個必須的大聖跡。我們也盼望本會的友朋，及凡關心聖教教育者，都同我們一起祈求才好。得着了那兩個大聖跡，我們就可以在聖堂內，以敬禮『真福』之禮，恭敬尚巴納神父。這都是爲天主愈大的光榮，聖母的榮耀，及公教學校的裨益。

按聖師伯辣爾滿的講論，教友們對於未曾列品的天主忠僕，可以私行下列諸事：

- 一．因他們有聖德而尊敬他們。
- 二．在急難中依恃他們，求他們爲自己轉達天主。
- 三．在他們去世之日，忻然慶賀他們。
- 四．虔恭保存他們的肖像及遺骸。（但不許供在聖堂或聖所內）

聖師又說，對於未曾列品的天主忠僕，教友們不許做以下之事：

- 一．『公然』稱他們是聖人。
- 二．『公然』敬禮或呼求他們。
- 三．列他們的名字，在禱文及大禮經文中。
- 四．在他們的像上畫光圈，或在聖堂中供他們的像。
- 五．在聖堂中建設祭台，而記憶他們。
- 六．用聖教典禮，慶祝他們的瞻禮。
- 七．『公然』敬禮他們的遺骸。

準此以觀，作九日敬禮，求可敬尚巴納時，各人可以私自念：可敬尚巴納爲我等祈。但不可大衆公念。再說，爲作九日敬禮，原來沒有指定的經文；無論念什麼經，都可以，卽一端在天，一端萬福，也無不可。只要心中有意求所欲求的，天主忠僕某某，就穀了。

凡因可敬尚巴納的轉求，得了神形諸恩者，祈將所得之恩惠，函達以下無論何處：

一．北平阜成門外，石門聖母會院長收。

二．上海虹口南潯路二八一號，聖方濟各學校校長收。

### 求爲尚神父列入真福品誦

吁耶穌極愛孩童者，我等求爾，爲爾聖名之大榮，聖教之不顯，及聖教學校之實益；賞賜爾默啓立聖母會祖尚神父，速列真福之品。至聖童貞瑪利亞，我等之慈母，懇爾轉求天主，速賜爾忠僕，得列真福之品。亞孟。（北平滿主教准）

## 附錄 聖召問題

人在兒童之時，明悟未曾全開，都不免有一種幻想，就是想自己成人以後，將要得一個體面位置，並作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所以隣近兵營的幼童，見軍官的制服，堂堂皇皇，照耀眼目，就盼望後來當軍官；居在海岸的幼童，日見汽船之往來，就想着長大之後，最好是作船長。仿此而推，不一而足。但這不過是一個無意識的幻想，毫無考慮的價值，這一類的思想，多似夏天的朝露，一到了明悟全開之時，就雲消霧散了。

故此，到了十四五歲時，明白了環境及教育，在自己的前途上所有的關係，這才看出來，

日後在生活上，走那一條路，爲自己是合適的，於是或爲士，或爲農，或爲工，或爲商，從此乃決定了。

然而這不過是一個職業問題，我們教友，除了職業問題，還有一件更重要之事，該解決的，就是該問問自己，在此世上，那一種事業，那一個地步，爲我是最宜之法，爲救我自己及他人之靈。因爲人在世上的目的，不是爲享世福，是爲救靈事主，死後升天。那末，若救不了靈魂，雖然得了普天下的萬寶，究竟爲我有何益處呢？

幼年人如果誠心這樣自問，而又切求天主默示，遲早心中必能得到合宜的答復。不過天主默示人的樣式，不是一律的。有時是在人熱切祈求的時節，親自告訴人，該選擇那一樣地步，爲容易救自己的靈魂，或爲多愛天主；有時借着講道理的口舌，感動人，使人要選擇某種地步，爲妥當救靈升天；亦有時，是叫人看一位有德行人的好表樣，而起意要效法他，同他作一樣的事業；還有時，是叫人因着看某聖書，心中起善念，願意全心事主，棄俗修道。總之，天主默示人的方法，常是隨人而異；人得了這樣的默示，就該拳拳服膺，謹慎保存，因爲這樣的善念，不是別的，就是我們所說的『聖召』。所以聖召就是天主在人心裏，秘密地叫人，令人選某地步，作某事業，以便一生之久，容易光榮天主，救己靈魂。誰認識了聖召，而不盡心保存，竭力隨從，雖不能說他不能救靈魂，可是救靈魂這件要事，爲他是很難的。



現在你既看過了尚神父的行實，也許你心中起意要效法他，或至少要效法他的徒弟們，就是棄家修道，獻已於天主，爲容易救靈升天，並爲借着教育的方法，多救他人之靈。或者，你自小特別愛慕聖母，如今你知道聖母小昆仲會，是特別敬愛聖母的會，也許你願意入這個會，以便終身特別敬愛聖母，並勸他人，也敬愛聖母。那末，如果你真有這個意志，你就該好好保存着，並竭力及早踐諸實行。

爲使你容易踐諸實行，你就該把這個善志，托於聖母的助佑，並向本神父，言明一切，求他指教。你若認識聖母會的修士，便可以直接向那位修士，言明你的心志，他必能助你達到目的。

你若勇敢大方，克勝一切難阻，順從天主的聖召，天主待你，也必慷慨大方，賞你今生永世，都得着很大的賞報。因爲吾主耶穌在聖經上說過：『我真正地對你們說，誰爲我的緣故，棄絕他的房屋，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姊妹，他不但在今生要受百倍的報答，在後世他還要得永福。』（瑪爾谷拾，二十九，三十。）古經上也說：『誰教訓人遵守義德，他必要永遠發光，如同星星一樣。』（達尼爾拾貳，三。）再說，這些賞報，不但是賞給你自己，凡你的父母親友，都要有他們的份子。

聖母會的修士，初學者，及備初學者，統共算起，現在雖有一萬多人，可是仍有『工多人

少』之嘆。許多地方的神長及紳士等，願意請聖母會的修士去開學，但是不能滿願，因為會中的修士，不敷應用。尤其是在我們中國，專務教育的人才，實在缺少；而聖母會的中國修士，現在才有九十位，實在是太少。我且問你，這九十人，對於我國的數百萬兒童，可算什麼呢？所以如果你有入聖母會的聖召，那是天主特選你，盡教育的天職，這爲你自己，是很光榮的；爲國家及聖教會，是有益的；你該竭力順從，萬勿違背。

如今我把入聖母會的程序，簡單寫在下面，或者爲你是有用的。

要入聖母會，如果你的學問與年歲都相當，先該經過初學院一年半之久。你若只有十二三歲，而高小又未畢業，還該先經過備初學院。那末在備初學院畢業之後，則入本會的師範學校，四年後畢業，方可入初學院。入初學院前六個月，叫做試驗初學。試驗初學滿了日期，如果你的德行，身體，資質，都稱及格，才可正試初學。初學的起初，先行穿會衣典禮；穿會衣後，在初學院一年之久，專務修德守規，並演習守三愿。一年之後，如果長上看你實有入會的資格，就准你發暫時的聖愿。數年以後，你的志向既然堅固了，你就可以發終身之愿。

初學完了，按你的才幹如何，秉性如何，長上可以派你出外教學，或繼續攻讀，以求深造。

至論入會的學費膳費等，雖有一定的數目，但看本人及家庭的光景，可以通融酌減，不成

問題。最要緊的，是有恆心，一入了會，不許反悔。而起後退之意。吾主耶穌說過：『手扶犁把，而轉眼後看者，不宜於天國。』（路加十九，二十。）從前某人願意入聖母會，但不知道自己能否守會中的規則，並盡會中的職責，尙神父寫信回答他說：『最要緊的，是身體要康健，意志要堅恆，並真心願意光榮天主，愛慕聖母。如果你有這幾樣，就可以來院，別的問題都容易解決。』

以上的話，豈不是最鼓勵人的嗎？那末，如今會中長上的心意，還是這樣。故此，凡求入會者，如果明悟及格，身體康健，而又真心願意事奉天主，愛慕聖母；再加上志向堅恆，至死不悔，則必不難爲會中所收錄。

欲索詳章，可函達前章所指出的，上海及北平兩個地方。

此外以下各處亦可通詢：

- ①天津西開中學
- ②山東烟台崇正學校
- ③漢口法界法文學校
- ④山東威海海星學校
- ⑤青島天主堂明德小學

註：聖母小昆仲會，在中國共有學校十九座：北平五座，天津三座，山東三座，上海五座，漢口一座，重慶一座，平綏路楊家坪一座。以上各校共有學生八千七百餘名。

在中國的外國籍修士，有一百一十餘位。本國修士，有九十位。初學修士有十一位。備初

學者有一百三十餘名。

聖母小昆仲會修士，是北平教區聖味增爵會主教，在一八九一年，自法國里昂城總會院請來的，先在北平創立學校二座，後來漸漸地又在以上各處，增添了別的學校，修士們自一八九一年來到中國，至今年一九四一年，實足五十年。中國的修士，多年以來，已成爲本會的一個分省，今年正是這個分省的金慶年。首先來到中國的修士，目下還有兩位存在，他們仍繼續着，爲天主善盡他們的職務，犧牲他們的晚年。我們在此敬祝他們：萬歲！萬歲！萬萬歲！

## 卷末語

在一八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尚巴納神父借達味聖王聖詠上的話，在一封信中，給修士們祝賀說：『他們的響音，反響於全球，他們的言語，喧騰到地極。』其意是說：希望爾等修士們，自此日盛一日，將來布滿全球。當時這幾句話，雖然是個祝詞，至今看來，却成了事實。如果我們展開一幅全世界的地圖，而把聖母小昆仲會的學校，按次指出來，則見聖母小昆仲，所插足之地處，以國際論之，竟有四十二國，以全球論之，實在是佈滿了五大洲。故此可以說，尚神父當日的祝賀，真是一種預言。這個預言，在他去世後，不過百年，已經完全應驗了。天主的降福，真是顯然易見的！尚神父的功勳，真是偉大不凡的！

從前吾主耶穌說：『在各樣種子之中，其最小的是芥子。可是這個小芥子，長成之後，能成一棵大樹；空中的飛鳥，可以在牠上面休息。』這幾句話，恰好可以用在尚神父及他所立的修會身上。回憶在一七八九年，小尚巴納入世時，他豈不是一個小小的芥子嗎？他的祖先及父母，都是平庸的人，誰能想到，日後他要成爲一個會祖，且有希望成一位列品的聖人呢？至論辣瓦辣的兩個愚魯的青年人，在一八一七年上，他們豈不是兩個更小的芥子嗎？誰能想到，日後他們的昆仲，竟能達到一萬的人數呢？

現在尚神父不在世了，辣瓦辣的兩位徒弟，也早已作古了，可是他們的功德，及他們的宏業，隨時隨地，叫我們紀念他們。他們真是『雖死猶存』。聖母小昆仲會，先在里昂教區發生枝葉，長成小樹，後來漸漸發達，蓋滿了法國，蔭庇了全歐，成了濃蔭密葉的大樹。末乃日居月諸，年輪歲增，津液越來越充足，枝幹越來越鞏固，竟成了蟠根錯節，參天排雲的老樹。雖屢次受風吹雨打的摧殘，竟能把牠的枝幹，伸到五大洲，以致我中國的青年，也能休息在牠的蔥蔭之下。大哉尚神父的功勳，飲水思源，我們豈能忘了他的恩惠嗎？

聖經上說：『奇哉天主之於聖人也！』讀了尚神父的小傳，我們更能感覺這句話是正確的。天主聖寵之功化，真是奇妙的！尚神父之善用天主聖寵，真可羨慕！

吾主天主，求你助佑我們，仿效尚神父之德表！求你賞賜尚神父及早列真福品！

## D6 要理問答釋義

---

---

係孔廣布神父，根據上海第一次主教會議所規定，將韓老主教舊著，略爲整理增補，以求合於實用。全書分裝五大厚冊，都一一〇〇餘頁實價每部四元二角七分五。

保祿印書館發行

天主降生後一九四一年



版初月二十年〇三國民華中

可敬尙巴納神父小傳

全書一冊實價一元二角

原名

THE VENERABLE  
CHAMPAGNAT

譯者

魏尙廉修士

發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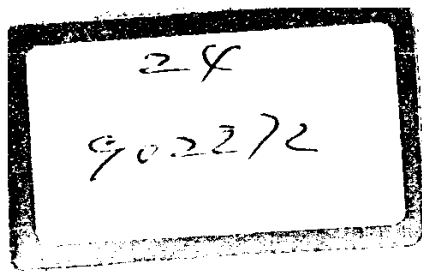
顧若愚

印刷兼  
發行所

山東兗州  
保祿印書館

兗州教區主教舒維

K 8



24  
902272

